

時 事 叢 書 之 一



甘肅日報社印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月



目錄



關於美帝侵略中國的自供——白皮書……………(一)

新華社關於美國白皮書的報導……………(四)

無可奈何的供狀……………(一八)

丟掉幻想——達梅爾等！……………(二六)

別了，司徒雷登！……………(三三)

四評白皮書……………(五九)

五評白皮書……………(四五)

六評白皮書……………(四八)

艾奇遜致杜魯門信全文……………(五七)

美國反動階級對白皮書的反應……………(七七)

暴露美帝一貫敵視中國人民……………(八二)

關於美帝侵略中國的自供——白皮書

甘肅日報社編者按：據新華社北京八月十二日電：美國國務院在八月五日發表一篇題目叫做「中美關係」的長達一千零五十四頁的白皮書。其內容要點，已經由美國新聞處陸續廣播。白皮書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給美國總統杜魯門的一封信為序文，艾奇遜的信件承認：美國政府援助國民黨進攻中國人民力量的努力已經失敗；艾奇遜承認：國民黨政府早已失去人民的支持，而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則為中國廣大人民所擁護。「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的援助至予無效。」艾奇遜繼續說：「無數的但亦無法逃避的事實使中國內戰的不幸結果為美國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國在他能力的合理限度以內，所曾經做過或能夠做的都不能改變這個結果，美國所未做的對於這個結果，也沒有影響，這是中國內部勢力的產物，這些勢力美國亦曾試圖加以影響，但不能有效。」艾奇遜的信和收集在白皮書內的美國對華政策文獻，都公然主張干涉中國內政。這些文件，不但完全地列舉了美國政府對國民黨政府和國民黨軍隊的援助，並聲明這些援助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和鼓勵「國民黨盡可能在中國廣大的地區上建立他的權威」；而國民黨則被白皮書了解為一個腐敗的喪失人民信任和支持的反動集團，經過國民黨來建立服務於美國侵略利益的企圖雖然被認為失敗，但是美國政府宣稱：他將仍不放鬆從中國內部或外部繼續破壞中國人民民主事業的努力。艾奇遜在致杜魯

門的傳中，詆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人民民主政治是「爲蘇聯利益服務」的「外來制度」；同時斷言美國所企圖在中國今後組織的封建買辦勢力，反對人民民主勢力的叛國活動，將使他所說的「中國的悠久文明和人民個人主義」復活。艾奇遜說：「中國的悠久文明和人民個人主義，終將再度勝利，中國終將推翻外來制度。我認爲我們應當鼓勵在中國的一切發展，這些發展在現在或將來都是爲了達到上述目標而工作。」艾奇遜又在本月（八月）六日發表聲明，重申這樣繼續干涉中國內政的陰謀，這種陰謀按照美國國務院的術語是稱爲「鼓勵凡能促中國成爲獨立而穩定的國家之發展」，「協助中國保障基本人權與自由」，「反對將中國隸屬於任何外國」。「繼續與其他有關國家諮商」，「鼓勵並支持聯合國達成維持遠東和平與安全之努力」等等。美國國務院的這些隱晦的術語的真正意義爲何，這是白皮書關於美國政府如何援助國民黨反動集團進行反革命內戰的紀錄所已經表明了，白皮書一面惡毒地詆諆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另一面又惱怒地責罵國民黨反動派的無能與沒有完全聽從美國指揮，致使美國的浩大援助歸於無效。美國政府在白皮書中再三宣稱：該政府干涉中國失敗的責任應由國民黨擔負。美國政府在強辭辯解自己的失敗時，甚至把它歸咎於羅斯福總統所建議的雅爾達協定，歸咎於以此爲基礎而締結的在對日作戰中起了重大作用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歸咎於蘇聯沒有像美國一樣地在中國內戰中援助國民黨來反對中國人民。但是白皮書在這裏自己陷於矛盾。艾奇遜的長篇序文會着重地聲明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是「國內部勢力的產物」。此外，白皮書證明了正是美國政府會力圖將侵略勢力伸入東北

，白皮書指稱：「美國運送了相當龐大的國民黨軍隊到東北進口處的各港口」。白皮書公佈了迄未公佈的魏德邁訪華報告，這個報告曾建議聯合國把中國東北置於五強監護或聯合國託管之下。

從新華社這一篇報導裏，我們可一窺美國國務院的這一篇冗長的文章。名曰「中美關係」，實際上是美帝國主義原形的揭露與侵略中國失敗的總結。自從白皮書發表後，世界各國都極為重視，各民主國家紛紛討論與抨擊，中國各階級人民反對的吼聲與無情的駁斥更是像雪片一樣的飛奔着。為此，新華社對社會先後發表過六篇社論（從九月十六日止），來揭露這一血腥文件的本質與進一步地揭露美帝國主義者陰謀的陰險性。我們特別把有關材料陸續介紹出來，希望大家進行研究，認清美帝國主義乃是中國人民的敵人，同時並警惕美帝國主義決不會甘心失敗下去，他們還會利用各種卑鄙與無恥的手段，繼續來與中國人民為敵。但是，我們相信，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和民主主義國家以及世界各國人民力量空前強大的今天，美帝國主義者的戰爭陰謀，毫無疑問的在世界人民保衛和平鬥爭面前，必然會遭到可恥的慘敗。

新華社關於

美國白皮書的報導

第一章 對中美關係歷史的偽造

顯露了侵略者狐狸尾巴

美國白皮書，關於中美關係的歷史敘述，充滿了顛倒是非，隱瞞捏造和對於中國人民的侮蔑。白皮書的第一章敘述一八四四年至一九四一年中的中美關係。白皮書企圖證明美國資產階級政府對於中國從來是無害的。但是狐狸究竟藏不住自己的尾巴。白皮書一開始就以極端侮蔑中國人民的口吻宣佈「美國負責指導了並維護着所謂『對華門戶開放政策』」，這就是說，負責保證中國成爲外國列強所共有時半殖民地。首先是美國的保護國。美國在過去一時期所鼓吹的門戶開放政策，反映美國當時在中國的地位還不够強大，還不足以實行像世界第二次大戰後期及大戰結束以後的對華門戶開放政策，即美國獨佔中國的政策。美國在開始時只要求能和其他侵略國在侵略中國時的「機會均等」。白皮書所毫不害羞地敘述的中美第一個條約，就是極端侵略性的。這就是南京條約次二年的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的望厦條約（即

中美五種貿易章程」。這個條約規定美國得「均沾」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侵略中國所獲得的特權（利益），即白皮書中所說的：「在中國已有一項最惡劣條款，保護其其在貿易、居住、關稅等方面所獲得的條約權利。將自動擴大適用於美國，以保證的規定美國在中國有『領事裁判權』等項完全特權。到一八九九年時，美國國務院對條約的規定或地宣佈了所謂機會均等的政策。『一九〇〇年中國的新不平等條約，使美國一個促進各種政策的機會』，美國積極地參加了鐵路和礦山特權的競爭，而人民對八國聯軍戰爭，並於其後竭力聲明它是「中國領土專行政府」的條約。在這些方面，美國對海外交史的許多紀錄例如一九一五年及世凱的美國國務院德商政府管制，一九一九年美國威爾遜總統在巴黎和會上支持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利，一九二二年美國國務院對中國重申「機會均等」，規定中國在山東問題上對日本實行賠償，並共同限制中國關稅稅則，一九二三年美國與英國因漢州孫中山政府和留國稅務總額各派軍隊十七艘在廣州白鵝潭停泊，一九二四年美國提議共管中國的鐵路以至全部財政，一九二五年上海美英法對對中國人民的屠殺，一九二七年美國軍隊參加徵收南京等等，在白皮書中或完全隱而不提，或總之以美化的修飾。白皮書對於美國外交在日本進駐中國初期的醜惡歷史，記述的簡短不能自圓其說。美國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一年內的十年內是「大規模動費的主要供給者之一」。

一九四〇年，美國對日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三點五，一九三七年對日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三點五，一九三七年對日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三點五，一九三七年對日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三點五。

一九三九年初爲百分之三十四點三，一九四〇年三月份即突增至百分之三十八點七。竭力證明美對華友誼則自反響，也只需說什麼『自一九四〇年繼往日本的油類，廢鐵及其他作戰潛方物資逐漸減少』。但是在事實上，直至珍珠港事件爲止，美國輸日戰爭物資仍是繼續增加，而且即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若于美國軍火資本家仍熱心密向日本出售軍火。在政治上，直到珍珠港事件的前夜，美國一直拒絕承認在中國與日本侵略者達到妥協的目標。在這期間的美日關係日大在變態，就是著名的殷琦主義者，甚至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他仍然爲日本帝國主義和美國的經濟政策辯護。至於戰後美國政府扶植日本侵略勢力復活的事實，更是衆所周知。可是所有這些事實在美國自反響裡都是沒有地位的。

第二章 敘述中共與國民黨關係

多 侮罵與中國人民革命鬥爭

美國自反響的第二章敘述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四年中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關係。自反響首先指中國人民黨取「民主」和「平等」爲第一給予世界和平與穩定以一個潛在的威脅。自反響承認共產黨在華中的地位，但對其前途存疑。對於孫中山的進步主張，例如忠實地聯合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反對帝、主以及反對侵略階級等以，主張耕者有其田等等，自反響均不承認，而以爲這些都是中國革命的部分。例如反對階級鬥爭，對於蔣介石在叛變

革命後進行的反人民的兇惡內戰，以外國軍人人民對於蔣介石反革命計劃的正義鬥爭，白及魯都說成是相互間的莫明其妙的「仇恨，無疑亦不願忘懷過去」。自反共敵意應暗將介石在抗日戰爭期間對於八路軍新四軍的多次進攻以及後者的多次忍讓，而描寫為「雙方軍隊不時衝突」，「政府軍鎮守其方區域，阻止其方勢力滲入敵方地區」。自反共宣傳蔣介石表示願意與中國共產黨和解，並特別宣傳美國政府對於地處偏僻的「有用的貢獻」，雖然人們都知道，正是美國的這種「有用的貢獻」幫助了蔣介石搗毀一切和平協定，並把中國人民投入大規模內戰的血海之中。

第二章 美帝在抗日戰爭後期

干涉中國內政罪行

美國白皮書第三章關於蘇聯在華活動的記載暴露了美國地處主義者，早在對日戰爭後期，即已積極干涉中國內政，方則形勢的改變，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愛國民主力量。艾奇遜在白皮書的詞言供說：「美國政府對於中國共產黨在華活動，已感到驚慌反動的國民黨已喪失中國人民的情緒，並「開始國民黨用種種方法，以圖使共產黨對它最後與中共之間的政治或軍事鬥爭，他們一九四三及一九四四年更指心圖以種種可能而加阻礙於國人，以致在戰後競爭權力時會證明它竟無力能維持其權力」。艾奇遜並且說這就是美國

政府在一九四四年九月派遣赫爾利來華的計畫。便由白克爾與三寧二人商議，赫爾利與華使命是：「一、阻止國民政府之崩潰；二、支持蔣介石為中華民國政府；三、維持中華民國之領土完整；四、促進中國（按指國民黨）軍用物資之生產，並阻止共產黨之擴張；五、統一中國所有軍事部隊，以達成擊敗日本軍隊之目的」。赫爾利的這個聲明，已經表示美國政府把中國看作自己的保護國，並堅持將一個中國人民所不贊成的反動政府與反動統帥強加於中國人民的決心，赫爾利還骨說：重新恢復當時蔣總統與國民黨政府左右。這就是他的使命。所以一切在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將統一」而無不為為了干涉和恢復中國的目的。赫爾利聲明的第五點，表明他為主張計劃是讓中國人民與國民黨統一中國人民解放軍。手裏拿着這個如意算盤的赫爾利，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到華，延安。赫爾利與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主席會談的結果，雙方簽字成立了關於建立民主聯合政府與聯合統帥部的五點協議。但是說話不算話的美國特使，在與蔣介石到華以後，竟以種種藉口，把所簽字協議。並從此對它緘口不談。白皮書迴避了美國政府就官能與蔣介石負責其失敗的責任推給中國共產黨。從此以後赫爾利與蔣介石無從見面。蔣介石與美國政府與中國人民，并和魏德邁一起，在日本投降以後，全力武裝蔣介石的軍隊。蔣介石與美國政府與中國人民解放軍所包圍的，日本投降前的大滿洲，盡數收歸日本軍隊蔣介石與中國人民作戰。白皮書對於赫爾利所做的一切，以及對中國共產黨和美國民主與論責難的兇惡的反動行

爲完全不提，却引證蔣介石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給杜魯門的信件，說他在華的倍
 睿智的政治家風度，以及他的人情，已經贏得中國人民的尊敬和愛戴，白皮書
 解釋赫爾利的下台。但是白皮書既然援引了中國第一號內戰罪犯蔣介石，
 這就在無意中證明了美國大使在中國怎樣和血腥屠夫合作的一切罪。

第四章 抹煞蘇聯對日作戰

挑撥中蘇人民兄弟友誼

美國白皮書第四章的內容是爲着挑撥中國與蘇聯的兄弟友誼。儘管白皮書說明美國催促
 全力反抗德國進攻的蘇聯參加對日作戰是爲了避免「盟軍百萬的傷亡」，但是同時却誣蔑蘇
 聯答應在結束對德作戰三個月後對日作戰是「僅僅爲了取得報償」。白皮書宣傳在雅爾達會
 議中「盡力維持中國的利益」，暗示蘇聯在對付日本侵略問題上要求中國保證合作，並在旅
 大組織共同對日防禦，是一種「侵略行爲」，反過來說，似乎只有把東北像台灣一樣地「開
 放」給美國和日本，才是「維護中國的利益」。白皮書抹煞蘇聯信守中蘇盟約，幫助中國人
 民解放東北和消滅了日本陸軍主力關東軍的顯著事實，反而大肆宣傳什麼在對日作戰結束後
 「蘇聯或將依條約實行軍事佔領東北和遼東半島」的鬼話。美國政府和國民黨反動派要求蘇
 聯保證美國侵略勢力可以自由進入東北，保證國民黨反動派可以自由經過自由港大連運兵登

白

完全無

的

陸，保證蘇聯必須援助國民黨反人民的內戰，蘇聯沒有接受這些要求，這就刺怒了反動分子。此後，反動分子就致力於誹謗他們所會「普遍滿意」的中蘇盟約。雖然直至一九四七年一月間，馬歇爾在離華返美途中，還聲明蘇聯并未援助中國共產黨，而白皮書也未舉出任何這種根據，但是白皮書却仍然在這一點上對於蘇聯任意誣蔑。

第五章 馬歇爾侵略陰謀畢露

「調處」原爲製造內戰

美國政府發表的白皮書充分暴露了一九四五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馬歇爾來華「調處」的真相，白皮書的第五章記錄了所謂馬歇爾「調處」的若干不完全的事實，並加以許多歪曲的解釋，但艾奇遜所作的白皮書前言中却洩露了所謂「公正調處」的內容。艾奇遜承認美國帝國主義政府早在對日戰爭後期即處心積慮地策劃干涉中國內政的步驟，幫助「業已喪失人心和聲望」的國民黨反動派消滅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力量。美國帝國主義政府當時的政策是：在情況對國民黨反動派不利的當時，即在國民黨反人民的內戰部署尚未完成之時，企圖協助擬定一個暫時性的協定。一方面將因此而避免內戰，但又可保持甚至增加「國民政府的勢力。」艾奇遜又說：「馬歇爾元帥於一九四五年聯命赴華，如白皮書第五、第六兩章中關於馬歇爾使華以及其後幾年的事實敘述所見，我們當中的政策是受着兩個目的而策劃的。一個

目的是在「國民黨」政府能趨於穩定並沿著民一個目的是協助國民政府盡可能在中國廣大的「民主的途徑」的真實意義既然影是幫助反民兩價目的，無論是前者或後者，都是爲了削減滅中國的愛國民主革命運動，以便把全中國即把中國變爲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或附庸，是馬歇爾「公正無私的調停」的目的。艾奇遜協助國民黨反對集團在盡可能廣大的地（按即的），則是我們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暫是協定「既以削弱和消滅中國的愛國的民穩定」，美國和國民黨就要立即撕毀這個「而馬歇爾就是這樣做了的。艾奇遜承認，大動全國性的反人民內戰，這個內戰，就是馬從一九四五年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初秋，國民的確，在那一時期之內，大部分由於我們在們遂能推廣其控制及於華北和東北的大部分教角「停戰協定」把東北作爲「重要的例外

王向這徑前進的條件下，使中國得到和平；另地區上建立它的權威。」美國政府的所謂循着「民主的蔣介石集團建立權威，因此艾奇遜所說的和消滅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愛國民主力量，消公在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國民黨的奴役統治下，亦這就是日本投降以後美國對華政策的焦點，這就是接着說：「援助國民政府的第二個目的（按即區內消滅人民民主政治這個侵略和干涉中國的目的所力予推行的。」馬歇爾所要「調處」出來的「主力量爲目的，一旦國民黨賣國反動集團達於「協定」，所以「調處」就是爲了「製造內戰」。部分由於美國的援助，國民黨反動政府才能够發所爾在其來華時期所製造出來的。艾奇遜說：「以府在人力和軍備上較其對手具有顯著的優勢。」運輸、武器及補給上給予他們的部隊的援助，他。」「白皮書第五章說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生，但却隱瞞了蔣介石和馬歇爾堅持這個「例外

「的原因，就是在於他們首先要在東北大打一戰。江蘇談判，美蔣才於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同意成立東北停戰協議，但協議成立之後立即就被蔣美所撕毀，國民黨軍隊接着就向撫順，本溪，四平等地人民解放軍大舉進攻。白皮書昧殺了這些事實，而對於人民解放軍在四月間由偽軍姜鵬飛手中收復長春一舉則發出「蒼天狂吠。白皮書悻悻地說：「四月十八日，共軍佔領了長春……這種行動嚴重地違反了蘇方獲得的停止敵對行動協議的命令」。白皮書更盡顛倒是非的能事，把馬歇爾違反協議大舉進軍遼東國民黨軍隊到東北去打內戰的醜事行動描寫為「根據協議」行動。當國民黨軍在馬歇爾的策動下一直打到松花江以後，馬歇爾和蔣介石認為他們在關內的內戰部署已經完成。國民黨在一九四六年七月發動的全面的反人民的內戰，就是白皮書所謂「幫助國民黨盡可能在關內的地區上建立權威」的政策之執行。白皮書隱瞞了這個事實，但艾奇遜在他給杜魯門的信裏却洩漏了事實的真相。他說：「實際上馬歇爾元帥在一九四六年秋季撤回了他的協助和平解決內戰的努力」。馬歇爾這樣做，無論馬歇爾本人和白皮書怎樣詭辯，事實却表明了一項無非是圖為國民黨爭取時間部署內戰兵力的任務已經完成，全面內戰已經成功地被發動。艾奇遜繼續說：「但是馬歇爾仍然留在中國，直至一九四七年元月政府和共產黨之間爭論的結束之一，離開國民大會為中國製訂一部新憲法并結束訓政時期和一黨專政時期。」艾奇遜的這番說明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反動的偽國民大會和偽憲法，原來是馬歇爾給太上皇聊翼下的產物。而偽國大的召開和偽憲法的通過就在決心內戰到底獨裁到底賣國到底的國民黨與中國人民之間，永遠劃下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白皮書在說到

美國政府的中國問題白皮書第六章在「司徒雷登任內」的總旨下，記載了對滿洲的滅華計劃和司徒雷登在中國培養新走狗的一謀劃。魏德邁以美國總統特使身分於一九四七年七月下旬來華，於八月下旬離華返美，並於九月十九日向美國總統提交有關報告。報告中才公佈的報告。魏德邁來華前夕，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由防禦轉入進攻，而美軍也準備由防禦轉入進攻。艾奇遜在白皮書前言中說：美國帝國主義政府的派遣魏德邁來華，是為了使華北及華南日益增多的跡象，「魏德邁在報告中建議美國至少要在五年內對華北及華南日益增多的跡象給

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的政治協定而為其後果。」「魏德邁在報告中說：「魏德邁在報告中說：「魏德邁在報告中說：」

撕毀協定。」「魏德邁在報告中說：「魏德邁在報告中說：」

馬歇爾在報告中說：「魏德邁在報告中說：」

面目。

第六章 魏德邁提出出兵計劃司徒

雷登培養新走狗計劃公佈

軍迅速勝利初露了

予國民黨，特提議續亡中國，發動戰爭，支持蔣介石的政府：「一、中國（按指國民黨）以其要領的請見其國會，二、中國（指國民黨）要求聯合東北傳統，並請求東北歸於聯合國監護或托管之下；三、中國（指國民黨）應利用其本身的資源，改革其財政；政府應與軍隊經濟，並用美國顧問，其未來一階的會議，即指一擴大大國在中國軍事和經濟的監督，到其行動方面」，白皮書第六頁說，他總認爲蔣介石的務馬歌爾提議，他的使命是：「一、要由中國官員向白表示，只有中國政府能恢復與中國的有效措施的令人滿意的證據，美國才能考慮爲一復興中第一階地一舉的快心，而且此種提議必須受美國官員的監督」。二、所以提議已歸到蔣介石的國會與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美國帝國主義採取此種提議在中國內戰中所以爲能實現，但真正對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迅速勝利和國民政府之崩潰，其文可通地說：「此一報告亦非是蔣介石兩年之久，並非由於它與蔣介石的院院院衝突，而是蔣介石對東京托管提議將引起反響的情緒」。

白皮書第六頁說，通過了司徒雷登在中國的作用。司徒雷登從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在國民黨政府做美國大使，他的工作是反對蔣介石的胃口。一九四七年春夏兩季司徒雷登向華盛頓報告的要點是：「一、軍事東北採取主動，蔣軍漸漸喪失意志，不需要顧之政治改革，無黨派人士須力圖與政府，蔣介石之要求演展，動，蔣介石已失去軍事價值的延安，學生騷動，反對內戰。此種提議之東北，可能開戰之新戰，在蔣介石一個大災難之際政府之腐敗無效能及

黨無干張。」司徒雷登看見，美國官場裏的人，是狗國民黨反動派已經受到全中國的反對，已經陷在全民包圍中；因此他從美國源源不斷地撥款國民黨，和美國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奴役中國人民的統治已經「面臨大災難」。於是美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司徒雷登就以培養新的走狗作為他們侵略和干涉中國活動的宣戰。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九日司徒雷登作出了對華政策的結論，他寫着：「要建立國民黨中國的「有能力的政治領導」，使這個反人民政府，能恢復把握住智識分子和羣衆」。司徒雷登展開了一系列干涉中國內政的陰謀活動，公開號召組織新黨，以第三者的面目出現，並妄圖在中國民族陣營內部組織反共派別。司徒雷登也在國民黨內部培養新的走狗。一九四八年四月李宗仁當選僑務委員會主任是司徒雷登積極活動的結果，今年一月李宗仁的上台也是受到美國帝國主義和支助的。白皮書所引司徒雷登今年四月間在人民解放軍南渡長江作戰之際對美國國務院的報告就透露了這一點。他說：「李代總統與蔣委員長之間的衝突還沒有解決。蔣總統雖曾保證支持李代總統，但李不因此真正願意放棄權利。」在這裏，司徒雷登顯露是在批評蔣介石而又支持李宗仁。編造植李宗仁之傾聽工具，也並沒有能挽救美國帝國主義在華侵略勢力的滅亡，因而美國國會院僑企圖恢復國民黨以外的新工具。艾奇遜已在白皮書的「言中聲明，美國帝國主義把希望寄托於中國「民主的個人主義者」身上，美國帝國主義將鼓勵他們以推翻人民民主新中國為目標的一切活動之發展。

第七、八章 無可奈何的提供美援救

不了、匪幫

美國政府曾於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七年中國內戰的情勢；第八章敘述美國政府對國民黨政府的援助。白皮書承認美國政府曾提供軍械、金銀、服務援助供給國民黨從事內戰。但說又不承認其援助的滅亡。艾奇遜在白皮書前言中說：「自從對日勝利後，美國政府以前所採用的援助方式給予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中國的援助總額約達廿億美元，這個數字在價值上等於中國政府外交支出總額的百分之五以上。同時，就該政府的預算方面言，美國對中國的援助比例比該國其他任何國家的援助為大」。除這些給予貸借外，美國政府曾以大量的軍用物資供應該國。則該物資價值中國政府，其價值總值在十億美元以上，而通過協議的價值約在百分之五以上。一九四五年，實際上，白皮書所宣佈的自日本投降以來美國援助國民黨政府物資的總值約在三十億美元。根據各種資料統計，這筆數字總共約了三億元以上。而在對日作戰期間，美國政府曾給予該國六十餘億美元的援助。這筆款項用於這一次國民政府所舉行的反人民抗戰。這些物資是：政府所採用的軍用物資、軍用物資援助，儘管馬歇爾、司徒雷登進行種種干涉中國內戰，但美國政府仍對國民黨政府提供援助。儘管馬歇爾、司徒雷登進行種種干涉中國內戰，但美國政府仍對國民黨政府提供援助。儘管馬歇爾、司徒雷登進行種種干涉中國內戰，但美國政府仍對國民黨政府提供援助。

是匹爲美援的不足而造成的。我們在中國的軍事觀察會報告說，國軍在具有決定性的一九四八年內，沒有一次戰役的失敗是由於缺乏武器和彈藥」。艾奇遜說：「美國供給中國（國民黨）軍隊的武器，是極其有限，且是極其零碎的。美國政府對中國軍事援助的總額，在過去幾年內，不過是幾千人的顧問團，無可估計的大量裝備，以及美國的捲入戰區，以顧問人員指導現代大規模的戰爭，這行動代表着一种未可估量的冒險，而不僅代表一种有限的冒險。」

新華社社論——評白皮書

無可奈何的供狀

——評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供狀——

美國國務院在本月（八月——編者）五日發表的名為「中美關係」的冗長的白皮書和其他有關的資料，其主要內容現在已經為中國人民所知。從美國政府的白皮書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聲明中，中國人民應該得到什麼教訓呢？

應該得到的第一個和基本的教訓，就是美國帝國主義政府對於中國民族利益和中國人民民主力量根深蒂固的敵視。美國白皮書毫不掩飾美國政府的帝國主義侵略立場。美國政府公然厚顏的宣稱：「不干涉中國的內政」是不可能的，因為它與「支持中國的統一與領土完整」『發生了衝突』。換句話說，美國政府認為必須干涉中國內政，必須把中國看作美國的保護國，然後中國才能有所謂「統一與領土完整」！根據這種希特拉主義的武斷，美國政府儘管承認蔣介石的國民黨是一羣「與過去軍閥并無區別的反動份子」，因為他們的政府「已經失去了人民的支持」，但是「爲了顯見的理由，仍舊繼續領全力援助」它，使它「盡可能在中國廣大的地區上建立其權威」。究竟是「爲了什麼顯見的理由」呢？美國政府給予這個反

動的不受人民支持的政府之「讓美國對其他任何國家的援助數量爲大」的援助。等於這個反動政府的「金錢支出占百分之五十以上」，究竟是為了什麼呢？美國政府究竟是爲着什麼與妙的「友誼的」目的，「在軍艦、武裝和補給上」給予一個反動的而且本身已經「喪失了國志」的軍隊以如此巨大的援助，供給了它的「軍用品的大部份」，致使它竟能「度用戰爭的方法」（記者：這在美國政府就叫做「黃河雙方」的磋商，立求避免內戰的發生！）「推廣其控制及於華北和東北的大部分」呢？「是一個頭腦清醒而有最有限度而推測能力的人，都不能不由此而得結論：美國政府「假使不」實地抱着侵略中國的目的。美國政府之所以看來毫無理由地援助一個不受人民支持的反動政府及其反動軍隊，來進攻中國的拒絕支持反動統治的廣大人民，是在一個不容許人的「理由」的。這個「理由」就是，美國政府的「侵略政策」既然違反中國人民的意志和中國民族的利益，美國政府就不可能希望得到中國人民的合作，就不可能不專橫地干涉中國內政，以便用軍事方法在中國建立一個可以與美國政府「合作」的季里諾式的賣國傀儡政府。除此而外，還有其他的解釋嗎？

白皮書徒然地僞善地說了一大堆中美間友誼，種種友誼是存在的，而且將永遠繼續存在，但是它只存在在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之間，因爲美國人民迄「侵略中國」的動機和必要，并且曾在許多方面與中國人民作了令人永誌不忘的互相援助。至於美國政府的侵略行爲，甚至艾奇遜也不能不承認是美國人民所「顯然不會允許」的。艾奇遜在致杜魯門的信中寫道：美國今天如果採取進一步的「干涉」，則「勢將引起中國民衆的憤慨，並將受到美國人民

的譴責』。多奇怪！如果美國政府對於中國人民確是抱着友好態度，爲什麼擴大這種友好的範圍和廣度（比方說，如果美國政府曾在抗日戰爭期間援助中國人民而不是援助中國人民所反對的惡政府），就會引起這種澈底的一方的憤慨和他方的譴責呢？難道時間不足以證明，美國政府所抱的絲不是什麼友好，而只是令人憤慨和必須譴責的侵略野心呢？既然如此，難道規定了這種侵略野心的範圍和廣度（比方說，日本侵略者不佔領延安和重慶，而停止在黃河東岸和貴州南部），就會叫人停止憤慨和譴責嗎？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們妄想全世界都是愚蠢的，但是結果表明，真正愚蠢的正是他們自己。

而事實上美國政府又是怎樣規定自己的侵略的範圍和廣度呢？帝國主義者按照獨佔資本的要求所要求的擴張是不知道止境的。如果有什麼止境，絕不是因爲畏懼人民的憤慨和譴責，憤慨和譴責的紀律難道不是已經堆集得比白皮書還要厚嗎？這是因爲帝國主義者自己的力量有所不能。關於美國政府援助國民黨到什麼結果，艾奇遜寫道：「我們的援助與鼓勵，曾幫助他們抵抗。……不幸地但毫無補救的事實，是中國內戰的不幸結果，爲美國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國在國際方面的合理範圍之內，所有能做和能够做的都不能改變這個結果。美國所未能做的，就是結束內戰。」

全世界所付的巨額的借款！只有美國在對付侵略時，帝國主義者徹底地打敗和打倒，帝國主義者的脚步就停止了，而到最後，帝國主義這塊廢物就消滅了。

但是今天的問題是：干涉者和侵略者在中國是就此干休了嗎？不，在這種意識上說，他們的野心是沒有止境的。「不到黃河心不死」，這句格言并不能一般地適用於帝國主義者。儘管美國政府對於利用蔣介石國民黨這個工具如何失望，但是只要國民黨反動派還有一兵一卒或一個特務份子存在，美國政府就絕不會終止加以利用。同一個艾奇遜在一個月以前，在七月六日還聲明：「美國正向國民黨中國輸送它現在確能辦到的一分經濟援助」。但是即令對於國民黨的心是死了，美國政府對於繼續干涉和侵略中國，繼續破壞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建設事業的心，却是不會死的。艾奇遜已經明目張胆地宣佈：一切反對「中國內部勢力」在今日所已經達成的人民民主政治的「發展」，都將受到美國政府的「鼓勵」。艾奇遜并在白皮書公佈的第二天即八月六日發表專門的聲明，提出他的所謂五項原則，如果把這些原則不用騙術而用科學加以解釋，那就是：（一）美國政府願以每一可行之途徑，鼓勵凡能促中國成爲美國殖民地發展，俾能在國際事務中担任美國帝國主義份子之傀儡的任務。（二）美國政府願協助中國建立一種經濟與政治的環境，可保障美國帝國主義代理人之人權自由地，并可逐步地發展美國的殖民地經濟與買辦階級的福利。（三）美國政府反對中國脫離其干涉而獨立，反對任何一個不服役於美國獨佔資本利益之政權。美國政府反對任何外國以平等友好態度援助中國。（四）美國政府將繼續與其他殖民於遠東的帝國主義國家參照有關各國在整個遠東之局勢，磋商將有助於各該國在遠東繼續保持帝國主義特權之辦法。（五）美國將強迫聯合國達成上述目標，特別是有關維持帝國主義對遠東侵略之努力。由此可見，美國政府

決定繼續從內部破壞人民民主的中國，並從外部壓迫人民民主的中國。由此可見，只要美國仍然是帝國主義國家而沒有變成人民的國家，美國政府就決議敵視中國人民到底。

中國人民至今只是努力恢復和保護自己的正當利益，從沒有派一個兵和一個顧問，遠渡重洋，到美國去干涉該國「內部勢力」的發展，去支持該國的「統一與領土完整」，這難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實嗎？然而美國帝國主義却要在過去，現在和將來干涉中國，破壞中國人民的偉大愛國運動，強迫中國約束於美國帝國主義，服從於美國帝國主義的利益，難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實嗎？因此，美國帝國主義是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不可調和的仇敵，這難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實嗎？

因此，中國人民應該從美國白皮書得到的第二個教訓，就是中國人民必須繼續抵抗和防備敵人美國帝國主義的任何干涉和挑戰，必須不墮入敵人美國帝國主義所設的任何陷阱。凡是敵人所害怕的，我們一定要做，凡是敵人所喜歡的，我們一定不要做。美國侵略者號召某些中國人（按照艾奇遜的話，這些人叫做「民主的個人主義者」），組織反共派別，藉以推斷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每一個愛國的和自愛的中國人，就一定不要這樣做，中國人民也一定不允許這樣做。美國侵略者妄想挑撥中國人民與蘇聯的兄弟友誼的實質。授以「來勾引中國人民飲鴆止渴，放棄獨立，每一個愛國的和自愛的中國人就一定不要這樣做，中國人民也一定不允許這樣做。美國侵略者妄想挑撥中國人民與蘇聯的兄弟友誼，藉以分化遠東和世界的反帝國主義反侵略的同盟，每一個愛國的和自愛的中國人就一定不

要這樣做，中國人民也一定不允許這樣做。

美國白皮書在美國人民、中國人民、世界人民面前散佈了對於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種種謊謬的惡毒污蔑。例如說中國共產黨對於抗日不努力，例如說中國共產黨對於抗日戰爭結束以後的國內和平不努力，例如說中國共產黨「爲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効力」，與此同時，則竭力沖淡國民黨的罪惡，並指美國侵略者在白日夢中所描繪的比國民黨有用的某種新工具稱爲中國的「民主政治的脊骨」等等。但是這些奇談簡直是幼稚到不值一駁。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真相，就已經被許多在中國的美國觀察者，包括史迪威將軍這樣的人物，報告給美國人民了。艾奇遜斷言，「在不久的過去，外國之企圖控制中國，在中國人民看來，很清楚地就是外來的侵略，因此就遭到嚴肅地抵抗。」艾奇遜在這裏的頭腦，似乎還有些清醒之處。但是他接着斷言，世界忽然大變了，這些嚴肅地抵抗者們自己忽然「爲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効力」了；過一會兒「大概是一分鐘」，中國人民又忽然不贊成這種說法，而是「顯然地認爲具有它的土生性和國家性」了；倒是美國政府所努力幫助其恢復「主權」的國民黨，被公認爲「爲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効力」，而且中國人民老實不客氣地指明這個外國帝國主義，首先就是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之流所代表的美國帝國主義。美國帝國主義之企圖控制中國。在中國人民看來，很清楚地就是外來的侵略，因此就遭到嚴肅地抵抗。另一件事也是中國人民很清楚地看到的，這就是蘇聯並沒有干涉中國內政。甚至艾奇遜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是「中國內部勢力的產物」，而中

國內戰變方的『軍需品的大部份』都是美國供給的。那末，關於誰是侵略者及其代理人的問題，究竟是因失敗而昏迷的美國帝國主義份子看得清楚些呢，還是有數十年如一日的愛國立場的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中國人民看得清楚些？毫無疑問；艾奇遜儘管自己欣賞自己的自相矛盾的口才，却絕不能使世界信服，絕不能動搖中國人民對於客觀真理的堅定信念於萬一。

美國白皮書也攻擊了國民黨，其目的之一是誘使人們以為美國政府究竟也有一些客觀態度。但是白皮書為什麼而攻擊國民黨的呢？這是侵略者對於他的走狗的攻擊，猶如日本侵略者對於汪精衛的攻擊。正如艾奇遜所說，攻擊了國民黨的魏德邁的報告，仍然是對『國民政府的各項表示同情』的。同情，但是不滿，因為國民黨『為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効力』得不到，致使帝國主義援助歸於無效，致使帝國主義利益歸於滅亡。嚴格地說，美國侵略者對於國民黨的攻擊是不公平的，因為第一、國民黨的反動無一不因美國政府『援助與鼓勵』而加深，沒有美國政府的『援助與鼓勵』，國民黨是不敢惹出這樣滔天大禍的；第二、國民黨的腐敗是隨着它的反動而來的，並且這種腐敗至少因美國的榜樣而加深。廣州的國民黨報紙在本月十日說的對：『美國政府指責中國（國民黨）官員貪污舞弊，此為不可否認之事實。但美國派來中國之人員，其貪污程度比諸中國官僚亦無不及，如戰後之『善後救濟』事宜及近年之『經濟合作』等工作過程中，美籍人員之貪污舞弊等實誠不可勝數』。嗚呼！責備它的兒子橫行，沙士比亞喜劇中的醜鬼卡立班痛恨他在鏡子裏的尊容難看，這就是美國白皮書譴責國民黨的真正意義。

總之，從根本上說來，美國白皮書確是一部顛倒黑白的傑作，這種顛倒黑白如未加以再顛倒，人們是可以從中獲得種種有益的教訓的。中國人民由美國白皮書進一步認識了美國政府的帝國主義面貌，進一步認識了應該如何向美國帝國主義進行鬭爭，最後，還可以由此進一步認識這一鬭爭的前途。白皮書是美國帝國主義反動政策在中國慘敗的史冊，因此它對於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鬭爭是一個重大的貢獻。艾奇遜說：『國民黨的貌似強大的力量是弱的，他們的勝利建立在沙上』。完全正確，可是必須補充說，美國帝國主義者自己以及任何國家的反動派的『貌似強大的力量』都是弱的，他們的暫時的猖獗的基礎也都是『建立在沙上』，或者更準確些說，建立在火山上。但是，美國政府並沒有從事件中得到應有的教訓。因此，美國政府仍然要在中國內外繼續徵募各種色彩的破壞分子來搗亂中國人民的莊嚴美麗的祖國，來搗亂蘇聯和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來搗亂東方和西方的和平，在中國事變中真正得到了教訓的首先是中國人民自己。我們相信我們的曾經貌似弱小的力量是強的，因為我們的力量生根在中國人民中間，同時也生根在各國人民的國際主義團結中間。我們既然戰勝了為一千零五十四頁的白皮書所見證的過去的困難，我們也必能戰勝任何新的白皮書所將要恫嚇的困難。美國帝國主義政府的任何白皮書，將祇能無可奈何地判決自己的失敗，並且無可奈何地證實中國人民和各國革命人民的勝利。（新華社北平八月十二日電）

新華社社論二評白皮書

丟掉幻想，準備鬪爭！

美國的白皮書在現在這個時候發表，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勝利和帝國主義的失敗。它反映了整個帝國主義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國主義制度內部的矛盾重重，無法克服，使他們自己陷入了極大的苦悶中。

帝國主義給自己準備了滅亡的條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眾和帝國主義自己國家內的人民大眾就是帝國主義滅亡的條件，帝國主義驅使全世界的人民大眾走上消滅帝國主義的偉大鬪爭的歷史時代。

帝國主義替這些人民大眾準備了物質條件，也準備了精神條件。工廠、鐵道、槍炮等等，這些是物質條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強大的物質裝備，大部分是從美國帝國主義得來的，一部分是從日本帝國主義得來的，一部分是自己製造的。

自從一八四零年英國人侵略中國以來，接着就是法國進攻中國的戰爭，英法聯軍進攻中國的戰爭，英國、法國、日本、沙皇俄國、德國、美國、意大利、奧地利等八國聯軍進攻中國的戰爭，日本進攻中國的戰爭，日本和沙皇俄國在中國領土內進行的戰爭，一九三一年開

始的日本進攻中國東北四省之戰爭。一九三七年開始繼續了八年之久的日本進攻中國全場的戰爭。最後是最近三年來表面上是蔣介石實際上是美國進攻中國的戰爭。這最後一次戰爭，美國政府的白皮書上說，美國對國民黨政府的物質幫助佔國民黨政府的「金錢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中，在軍事方面，供給了國民黨政府的「軍需品的大部分」，這就是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的戰爭。所有這一切侵略戰爭，加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壓迫，造成了中國人對於帝國主義的仇恨，使中國人想一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迫使中國人的精神發揚起來，從鬪爭中團結起來，鬪爭，失敗，再鬪爭，再失敗，積一百零九年的經驗，積幾百次大小鬪爭的經驗，軍事的和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經驗，方才獲得今天這樣的基本上的成功。這就是精神條件，沒有這個精神條件，革命是不能勝利的。

爲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官辦制度，造成了官僚資本，並因而造成了帝國主義的對立物——造成了中國的民族工業，造成了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而特別是造成了在帝國主義直接經營的企業中，在官僚資本的企業中，在民族資產階級的企業中做工的中國的無產階級。爲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以不等價交換的方法剝削中國的農民，使農民破產，給中國造成了數以萬萬計的貧農大羣衆，貧農佔了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爲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百萬區別於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對於這些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後來，只能控制其

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們走到了它的反面，學生，教員，教授，技師，工程師，醫生，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公務人員，都造反了，或者不願意再跟國民黨走了。共產黨是一個窮黨，又是被國民黨廣泛地無孔不入地宣傳為殺人放火，奸淫搶掠，不要歷史，不要文化，不要國祖，不孝父母，不敬師長，不講道理，共產共妻，人海戰術，總之是一羣背面獠牙，十惡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這樣奇怪的，就是這樣的一羣，獲得了數萬萬人民羣衆的擁護，其中，也獲得了大多數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學生們的擁護。

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還要看一看。他們想，國民黨是不好的，共產黨也不見得好，看一看再說。其中有些人口頭上說擁護，骨子裏是看。正是這些人，他們對美國存着幻想。他們不願意將當權的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和不當權的美國人民加以區別。他們容易被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的某些甜言密語欺騙，似乎不經過嚴重的長期的鬭爭，這些帝國主義分子也會和人民的中國講平等，講互利。他們的頭腦中尚殘留着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們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是除了國民黨反動派以外的人民中國的中間派或右派，他們就是艾奇遜白皮書中所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們的欺騙做法在中國還有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

艾奇遜的白皮書表示，美國帝國主義者們對於中國的目的這個局面是毫無辦法了。國民黨是那樣的不好，無論幫它多少總是命定地完蛋了，他們不能控制了。他們無可奈何了。艾

奇遜說：「不幸的但亦無逃避的事實，是中國內戰的不幸結果爲美國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國在它能力的合理限度以內所曾經做過或能够做的，都不能改變這個結果。美國所未做的，對於這個結果也沒有影響。這是中國內部勢力的產物。這些勢力，美國亦曾試圖加以影響，但不能有效。」

按照邏輯，艾奇遜的結論應該照着中國某些思想糊塗的人們的想法或說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強盜收心做好人」，給人民的中國以平等和互利的待遇，再也不要做搗亂工作了。但是不，艾奇遜說：還是要搗亂的，並且確定地要搗亂。效果呢？據說是會有的。依靠什麼一批人物呢？就是「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說：「中國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個人主義終將再度勝利，中國終將推翻外來制度。我認爲我們應當鼓勵在中國的一切發展，這些發展在現在或將來都是爲了達到上述目標而工作。」

帝國主義者的邏輯和人民的邏輯是這樣不同的。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及世界上一切反動派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我們說「帝國主義是很兇惡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鬪爭，失敗，再鬪爭，再失敗，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又一條真理，俄國人民的革命曾經是依照了這條真理，中國人民的革命現在也是依照這條真理。

階級鬭爭，一些階級消滅了，一些階級勝利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

自我批評的方法，只能用於人民內部，希望勸說帝國主義者和中國反動派發出善心，回頭是岸，是不可能的。惟一的辦法是組織力量和他们鬭爭。例如我們的人民解放戰爭，土地革命，揭露帝國主義，『刺激』他們，把他們打倒，制裁他們的犯法行爲，『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然後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條件下和外國帝國主義國家打交道，然後才有希望把已經繳械了和投降了的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和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給以由壞人變好人的教育，並把他們變成好人，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分子，亦即舊民主主義分子，亦即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們所屬望的和經常企圖爭取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的維護者們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動地位，對問題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美國統治者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國民黨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蘇聯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中國共產黨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或不贊成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去看問題的原故。

先進的人們，共產黨人，各民主黨派，覺悟了的工人、青年學生、進步的知識分子，有責任去團結人民中國內部的中間階層，中間派，各階層中的落後分子，一切還在動搖猶豫着的人們（這些人們還要長期的動搖着，堅定了又動搖，一遇困難就要動搖的）用善意去幫助他們，批評他們的動搖性，爭取他們站到人民大眾方面來，不讓帝國主義把他們拉過去，叫

他們丟掉幻想，準備鬭爭。不要以為勝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還要做工作，還要作好多的耐心的工作，才能真正爭取這些人們。爭取了他們，帝國主義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遜的一套就無所施其技了。中國人民的利益就可以鞏固了，國家建設的工作就可以順利地進行了，封鎖、水災、失業、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等等困難，就易於克復了。

『準備鬭爭』的口號是對於在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關係的問題上。特別是中國和美國的關係的問題上尚存有某些幻想的人們說的，他們在這個問題上還是被動的，還沒有下決心，還沒有和美帝國主義（以及英國帝國主義）作長期鬭爭的決心，因為他們對美國還有幻想。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和我們還有一個很大的或者相當大的距離。

美國白皮書的發表是值得慶祝的，因為它給了中國懷有舊民主主義思想亦即民主個人主義思想，而對民主集體主義，或民主集中主義或集體英雄主義或國際主義的愛國主義，不贊成或不甚贊成，不滿或還有某些不滿，甚至抱有反感，但是還有愛國心，並非國民黨反動派的人們，澆了一瓢冷水，丟了他們的臉，特別是對那些相信美國什麼都好，希望中國學美國的人們澆了一瓢冷水。

艾奇遜公開說，要鼓勵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再度獲勝，推翻所謂『外來制度』。這就是說要推翻馬克思列寧主義，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因為據說這個主義和這個制度是『外來』的，在中國沒有根的，是德國的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國的列寧（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還活着），把他們的意志強加於中國人的

而且這個主義和這個制度壞透了，提倡什麼階級鬥爭，打倒帝國主義等等，因此，必須推翻。這種「推翻」的工作，經杜魯門總統，馬歇爾幕僚總司令，艾奇遜國務卿（即經手發佈白皮書的一位可愛的洋大人）和司徒雷登滾蛋大使們以『鼓勵』，經過『民主個人主義』之手，據說，『終將再度勝利』。艾奇遜們認為這是在做『鼓勵』工作，但很可能被中國的那些雖然相信美國但是尙有愛國心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們認為是一瓢冷水，使他們感覺丟臉：不和中國人民民主專政的當局好好地打交道，却要幹這些混帳工作，而且公開寫在白皮書上，丟臉，丟臉！對於有愛國心的人們說來，艾奇遜的話不是一種『鼓勵』，而是一種侮辱。

中國是處在大革命中、全中國熱氣騰騰，有良好條件去爭取和團結一切對人民革命事業尙無深仇大恨，但有錯誤思想的人們：先進的人們就應利用白皮書，向一切這樣的人們進行說服工作。

（新華社北平八月十四日電）

別了，司徒雷登！

美國的白皮書選擇在司徒雷登業已離開南京快到華盛頓去，但是尚未到達的日子——八月五日，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失敗的象徵。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廣泛的社會聯繫，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的監獄，平素懷着愛美國親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重做了駐華大使，成爲馬歇爾系統中的風雲人物之一。在馬歇爾系統看來，他只有一個缺點，就是在他代表馬歇爾系統的政策駐在中國的整個時期，恰恰就是這個政策徹底被中國人民打敗了的時期，這個責任可不小。以脫卸責任爲目的白皮書，當然應該任司徒雷登將到未到的日子發表爲適宜。

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藉以變中國爲美國殖民地的戰爭，組成了美國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向世界侵略政策的一個重大的部分。美國侵略政策的對象有好幾個部分，歐洲部分，亞洲部分，美洲部分，這三個是主要的部分。中國是亞洲的重心，一個具有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大國，奪取了中國，整個亞洲都是他的了。美

帝國主義的亞洲戰線鞏固了，他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歐洲進攻，擊潰歐洲。美帝國主義在美洲的戰線，他是認為比較的鞏固的。這就是美國侵略計劃的整個如意算盤。

可見，一則美國和全世界人民都不愛戰爭；二則歐洲人民的覺悟，東歐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興起，特別是蘇聯這個空前強大的和平堡壘，聳立在歐亞兩洲之間。頑強的抵抗著美國的侵略政策，使美國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則，這是最重要的，中國人民的覺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和人民組織力量已經空前強大起來了；這樣就迫使美帝國主義的當權集團不能採取大規模直接武裝進攻中國的政策，而採取了幫助蔣介石內戰的政策。美國的海陸空軍已經在中國參加了戰爭，青島、上海和台灣，是美國的海軍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島、青島、上海、南京都住過美國軍隊。美國的空軍控制了全中國，並從空中拍攝全中國戰略要地的軍運地圖。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鎮，在長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膠東半島，美國的軍隊和軍事人員曾經和人武解軍接觸過，被人民解放軍俘虜過多次。陳納德航空隊曾經廣泛地參戰。美國空軍部隊時分有運兵外，又炸沉過幾艘重慶號巡洋艦。所有這些，都是直接參戰的行動。只是規模還不算很大，而以大規模的出動由滿洲人員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國之所以採取這種方式，是根據中國和全世界的客觀形勢所決定的，並不是美帝國主義的當權派——杜魯門、馬歇爾系統不想直接侵略中國。在即將在戰前開頭，又曾演過一齣美國出面調處國共兩黨爭端的花明戲，企圖軟化中國共產黨和欺騙中國人民，不戰而控制全中

國。和談失敗了，欺騙不行了，戰爭揭幕了。

對於美國懷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們，請你們看看艾奇遜的語：「和平來臨時，美國面臨下列對華的可能的三種抉擇：一，完全擺脫一切牽連；二，大規模的在軍事方面加以干涉，援助國民黨擊毀共產黨；三，一方面援助國民黨儘可能廣大的在中國確立其主權，一方面鼓勵雙方從事協商盡力避免內戰的發生。」

爲什麼採取第一個政策呢？艾奇遜說：「第一途，我相信，那時美國的民意也如此感到，無異在美國從事有助的堅定的努力一切，放棄了我們的國際責任及對華傳統的友好政策」。原來美國的所謂「國際責任和對華友好政策」，就是干涉中國，干涉就叫做担负國際責任，干涉就叫做對華友好政策，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遜這裏強姦了美國的民意，這是華爾街的「民意」，不是美國的民意。

爲什麼不採取第二個政策呢？艾奇遜說：「第二途，在理論上可詭吸人心目，回顧之下，也可能如此。但是不能實行的。大戰前的十年當中，國民黨沒有能力摧毀共產黨。大戰後，如前所述，國民黨的力量業已削弱，意志消沉，且不得民心。國民黨的文武官員在收復區中的舉止，已使國民黨遠遠地在這些區域中喪失了人民的 support 和聲望。在他方面，共產黨的力量則較它的過去更爲強大，且已佔有華北的大部分，由於國民黨軍隊的無效能，這點後來可悲地表現出來。也許只有靠美國軍力才可遷走共產黨。美國人民顯然不會答應在一九四五年或以後讓我們的軍隊担负如此巨大的義務的。我們因此採取了第三途。」

好辦法，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用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擊毀共產黨』，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完成美國的『世界責任』，實現『領袖對華友邦政策』。

國民黨腐敗無能，意志『消沉』，且不得民心，『還是要出錢出槍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論上』是安富的，『可能欺人心目』，在事實上是不行呵。『美國人民顯然不會答應』。不是我們——杜魯門、馬歇爾等人的帝國主義系統——不願幹，幹是很想的，只是因為中國形勢，美國形勢，還有整個國際形勢（這歸艾奇遜沒說）不許可，不得已而求其次，採取了第三條路。

那些認為『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的中國人聽着，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不拿薪水上義務課的好教員，他是如此誨人不倦的毫無隱晦地說出了全部的真理。美國之所以沒有大量出兵進攻中國，不是因為美國政府不願意，而是因為美國政府有顧慮。第一顧慮中國人民反對它，他怕陷在泥潭裡拔不出去。第二顧慮美國人民反對它，因此不敢下動員令。第三顧慮蘇聯及歐洲人民及各國人民反對它，它將冒天下之大不韙。

艾奇遜的可愛的坦白信是有限度的，這第三個顧慮他不願意說。這是因為他怕在蘇聯面前丟臉，他怕已經失敗了，但是還要裝做好像沒有失敗的樣子。歐洲馬歇爾計劃陷入全盤崩潰的慘境。

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自由主義和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着，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慈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

們能在白皮書中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

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裏，不抓在人民手裏，其用處就是對內壓迫和剝削，對外侵略和殺人。美國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獨裁統治的別名。美國有很多錢，可惜只願意送給極端腐敗的蔣介石反動派。現在和蔣介石談說很願意送些給他在中國的第五縱隊，但是不願意送給一般的書生氣十足的不能抬槓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更加不願意送給共產黨。送是可以的，要有條件，什麼條件呢？就是跟我們走，美國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領了些救濟粉，看看什麼人願意彎腰拿起來，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裏痛的。

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目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粉。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是對一個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的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多少一點困難怕什麼。封鎖罷，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老子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對於我們不但『以死懼之』，而且實行叫我們死，聞一多等人之外，還在過去三年中用

美國的卡賓槍，機關槍，六零砲，八二迫擊砲，火箭砲，十五榴彈砲和迫擊彈，殺死了數百萬中國人。現在這種情況已近尾聲了，他們打了敗仗了，不是他們殺過來而是我們殺過去，他們快要完蛋了。留給我們多少一點困難，封鎖，失業，災荒，通貨膨脹，物價上昇之類，確實是困難，但是比起過去三年來已經鬆了一口氣了。過去三年的一關也關過了，難道不能克服現在這點困難麼？沒有美國就不能活命麼？

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却坐着不動，睜着眼睛看着，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司徒雷登看見了什麼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的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羣一羣的過來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個的自由主義者和民主個人主義者們也大學的和工廠兵學生等八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筭筭子立，影影相弔』，沒有什麼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

中國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及其他人等存有糊塗思想，對美國存有幻想，因此應當努力地善意地對他們進行說服、爭取、教育和團結的工作，使他們站到人民方面來，不上帝國主義的當。但是整個帝國主義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已經破產了，美國的白皮書，就是一部破產的紀錄。先進的人們，應當很好地利用白皮書對中國人民進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

四評白皮書

美國白皮書的要點，我們業已在三篇社論（「無可奈何的供狀」，「丟掉幻想，準備開爭」，「別了，司徒雷登」）中給了批評。這些批評，業已引起了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報社，各學校，以及各界民主人士的廣泛的注意和討論，並發表了許多正確的和有益的聲明，談話，或評論。各種討論白皮書的座談會正在開，整個的討論還在發展。討論的範圍涉及中美關係，中蘇關係，一百年的中外關係，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關係，國民黨反動派和中國人民的關係，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國主義鬥爭中應取的態度，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在整個對內對外關係中應取的態度，對於帝國主義的新陰謀如何對付等等。這種現象是很好的，是很有教育作用的。

現在全世界都討論中國革命和美國的白皮書，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國革命在整個世界歷史上的偉大意義。就中國人來說，我們的革命是基本上勝利了，但是很久以來還沒有獲得一次機會來詳盡地展開討論這個革命和內外各方面的相互關係。這種討論是必須的，現在並已找到了機會，這就是討論美國的白皮書。過去關於這種討論之所以沒有獲得機會

，是因爲革命還沒有得到基本上勝利，中外反對派將大受市面人民解放軍隔絕了，再則革命的發展還沒有使幾個矛盾面充分暴露出來。現在不同了，大半個中國已被解放，各個內外矛盾的側面都已充分的暴露出來，恰對美國發表了白皮書，這個討論的機會就找到了。

白皮書是一部反革命的書，它公開表示美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干涉。就這一點來說，表現了帝國主義已經脫出了常軌。偉大的勝利的中國革命，已經迫使美帝國主義集團內部的一個方面，一個派別，要用公開發表自己反對中國人民的若干真實材料，並作出反動結論，去答覆另一個方面、另一個派別的攻擊，否則他們就混不下去了。公開暴露代替了遮遮掩掩，這就是帝國主義脫出常軌的表現。在幾星期以前，在這次白皮書發表以前，帝國主義政府的反革命事業儘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階級上，在官方的文書上，却總是滿篇仁義道德，或者多少帶一些仁義道德，從來不說實話。老奸巨滑的英帝國主義及其他幾個帝國主義國家，至今還是如此。後起的暴發的神經衰弱，一方面遭受人民反對另一方面遭受其同盟中一派反對的美國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等人的帝國主義系統，認爲他用公開暴露若干（不是一切）反革命現象的方法來和他們同盟中的對手辯論究竟那種反革命方法較爲聰明的問題，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他們企圖藉此以說服其對手，以繼續他們自認爲較爲聰明的反革命方法。兩派反革命競賽，一派說我們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說我們的法子最好。爭得不得開交，一派突然攤牌，將自己用過的許多法寶搬出來，名曰白皮書。

這樣一來，白皮書就變成了中國人民的教育材料。多少年來，在許多問題上，主要是在

帝國主義的本性問題和社會主義的本性問題上，我們共產黨人所說的，在若干（曾經有一個時期是很多）中國人看來，總是將信將疑的『怕未必罷』。這種情況，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以後起了一個變化。艾奇遜上課了，艾奇遜以美國國務卿的資格說話了，他所說的和我們共產黨人或其祖先人們所說的，就某些材料和結論來說，如出一轍。這一下，可不能不信了，使成羣的人打開了眼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爲了使人們便於研究白皮書的邏輯，本社重譯了並發表了艾奇遜致杜魯門信即白皮書序言的全文，這個序言即是白皮書的要點。爲了幫助讀者們分析這個序言起見，特寫本文。本文寫法按照白皮書序言的次序，以便讀者和序言對看。爲了要批駁序言中的一切錯誤觀點，文章長一點，這是不可避免的。

艾奇遜在其致杜魯門信即白皮書序言的開頭，提起他編纂白皮書的故事。他說他這本白皮書編得與衆不同，很客觀，很坦白。『這是關於一個偉大的國家在一生最愉快的時期中極端複雜的問題的坦白紀錄；而對於這個大國，美國早就有着極親密的友誼的聯系。沒有一個可用的項目，因爲其中含有批評我們的政策的語句或可能成爲將來遭受批評的基礎，而把它省略掉；我們制度的固有的力量是政府對於日識見又對批評的輿論之感應性。正是此種有識見又好批評的輿論，是極權政府不論右派或共產黨所不能忍受且不容寬容的。』

中美兩國人民間的友誼的某些聯系是存在的。經過雙方的努力，這種友誼，將來可能也一定會發展到親密的和極親密的聯系。但是因爲中美兩國反動派的阻隔，這種友誼過去和現

在那裏受到了極大的阻礙，聯系很少。並且因為兩國反動派向兩國人民做了許多謊，拆了許多爛污，就是說做了許多壞宣傳和壞事，使得兩國人民的友誼並不密切。艾奇遜所說的『極親密的友誼的關係』，不是說向兩國人民，而是說的兩國反動派。這裏，艾奇遜既不客觀，也不坦白，他混淆了兩國人民和兩國反動派的相互關係。對於兩國人民，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美兩國反動派的失敗，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時期。只有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及其他美國反動派，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陳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及其他中國反動派與此相反，確是『一生中不愉快的時期』。

艾奇遜們對於輿論的看法，混淆了反動派的輿論和人民的輿論。對於人民的輿論，艾奇遜們的『感應性』等於零，他們都是瞎子和聾子。幾年來，美國、中國及全世界的人民反對美國政府的反動的對外政策，他們是充耳不聞的。什麼艾奇遜所說的『有識見又好批評的輿論』呢？就是被美國共和、民主兩國反動政黨所操縱的成千成萬的報紙、通訊社、刊物、廣播電台等項專門詭譎或威脅人民的宣傳機關。對於這些東西，艾奇遜說對了，『共產黨（不，還是人民）是不能忍受，且不寬容的』。於是乎帝國主義的新聞處被我們封閉了，帝國主義的通訊社對中國報紙的發稿被我們下令禁止了，不允許它們自由在地再去毒害中國人民的靈魂。

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極權政府』的話，也有一半是說得對的。這個政府是對於內外反動派實行專政和獨裁的政府，不讓任何內外反動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動的權利。反動派

「來了，這一句『極權政府』。其實，就人民政府關於鎮壓反動派的職能來說，千萬萬個是這樣的。這個職能或這個權力，現在寫在我們的綱領上，將來還要寫在我們的憲法上。對於勝利了的人民，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樣的小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這是一樣好東西，是一個護身法寶，是一個傳家法寶，直到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階級被徹底乾淨消滅之日，這個法寶是萬萬不可以棄置不用的。越是反動派罵『極權政府』就越顯得是一個寶貝。但是艾奇遜的話有一半是說錯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府，對於人民內部來說，不是專政或獨裁的，而是民主的。這個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它對人民必須是恭恭敬敬地聽話的；同時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評的方法教育人民。

艾奇遜所說的右派極權政府，自從德意日法西斯政府倒了以後，在這個世界上，美國政府就是第一個這樣的政府。一切資產階級政府，包括受帝國主義庇護的德意日反動派政府在內，都是這樣的政府。南斯拉夫的鐵托政府加入了這一夥。中國因為人民打倒了蔣介石政府，建立了自己的政府，而退出了帝國主義集團，加入了反帝國主義集團。這一類型的政府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在中國是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聯盟）向人民實行專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對於資產階級內部是有所謂民主的，對於人則是獨裁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佛朗哥、蔣介石、鐵托等人的政府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資產階級內部民主的幕布，是因為國內階級鬥爭緊張到了極點，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較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美國政府現在還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國反動派剪

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顏色，比起華盛頓、傑佛遜、林肯的朝代來是差遠了，這是階級鬥爭迫緊了幾步的原故。再迫緊幾步，美國的民主布必然要跑到九霄雲外去了。

大家可以看出，艾奇遜一開口就錯了這許多，這是不可避的，因為他是反動派。至於說，他的白皮書是怎樣一個坦白的紀錄這一點，我們認為坦白的，也是沒有的。艾奇遜們主觀上認為有利於他們一黨一派的東西，他們是有坦白的，反之則是沒有的。裝作坦白，是爲了作戰的目的。（新華社北平廿八日電）

五評白皮書

爲了尋找侵略的根據，艾奇遜重複地說了一大堆的「友誼」，加上一大堆「原則」。

艾奇遜說：「美國人民與政府對中國的關切，可以在我們的歷史上追溯到很遠的時期。儘管距離及背景上的廣泛差異把中國和美國隔開，但是結合兩民族的宗教上慈善事業上以及文化上的聯系，常使美國對中國的友誼加強。這種友誼是可以利用許多年來的種種事實予以證明的，諸如利用庚子賠款供中國學生的教育費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內的廢除治外法權，以及戰時和戰後的對華援助等。這個紀錄證明，美國始終維持並且現在依然維持對華外交政策的各種基本原則，包括門戶開放主義，尊重中國的行政和領土的完整，以及反對任何外國控制中國等」。

艾奇遜當面撒謊，將侵略寫成了「友誼」。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自從一八四〇年幫助英國人打鴉片戰爭起，直到被中國人民轟出中國止，應當寫一本簡明扼要的教科書，教育中國的青年人。美國是最早強迫中國給與治外法權的國家之一，這即是白皮書上所提到的中美兩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簽訂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廈條約。就是在這個條約裏，美國除了強

迫中國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強迫中國接受美國人傳教也是一條。美帝國主義比較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期間內，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動，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據有人統計，美國教會及慈善機關在中國的投資，總額達四千一百九十萬美元。其中，醫藥費佔百分之十四點七，教育費佔百分之三十八點二，宗教活動費佔百分之四十七點一。我國許多有名的學校如燕京、協和、匯文、聖約翰、金陵、湘雅、東吳、華西等，都是美國設立的。司徒雷登就是從事這些事業出了名，因此做了駐華大使的。艾奇遜們心中有數，所謂『結合兩民族的宗教上、慈善事業上以及文化上的聯系，常使美國對中國的友誼加強』，是有來歷的。從一八四四年訂約時算起，美國在這些事業上處心積慮地經營了一百零五年，據說都是爲了『加強友誼』。參加八國聯軍打中國，迫出庚子賠款，又用之於『供中國學生的教育費用』，從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治外法權是『廢除』了，沈崇強姦案的犯人回到美國後，却被美海軍部宣判無罪釋放，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戰時和戰後的對華援助，據白皮書說是四十五億餘美元，據本社統計是五十九億一千四百餘萬美元，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也算一項『友誼』的表示。

◎所有一百〇九年（從一八四〇年的雅片戰爭算起）美帝國主義給予中國的『友誼』，特別是最近幾年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這一項偉大的『友誼』，都是爲着一個目的，就是『始終維持并且現在依然維持對華各項外交政策的各項基本原則，包括門戶開放主義，遠

重中國的行政和領土之完整，以及反對任何外國控制中國等」。

殺死幾百萬個中國人，不為別的。第一爲了門戶開放，第二爲了盜重中國行政和領土的完整，第三爲了反對任何外國控制中國。

現在只有廣州、台灣等處一小片地方的門戶還向艾奇遜們開放，第一個神聖原則在那裏「依然維持」着。其他地方，譬如上海罷，本來好似開放的，被人用美國的軍艦和軍艦上「所裝的砲及砲彈在那裏橫躺或直躺着，實行了一條很不神聖的原則：門戶封鎖。」

現在只有廣州、台灣等處一小片地方的行政和領土，還算叨了艾奇遜第二個神聖原則的光，「依然維持」住了它們的「完整」。其他地方，一概倒運，行政和領土都是破碎得不像樣子了。

現在只有廣州、台灣等處地方，叨了第三個神聖原則的光，把「任何外國的控制」，連同美國控制在內，都給艾奇遜們「反對」掉了，因此都還被中國人控制着。其餘的國土，說來要掉眼淚，一概完了，都給外國人控制住了，中國人統統當了奴隸。至於是什麼外國，艾奇遜老爺行文至此，也沒有來得及點出，下文自明，無須多問。

不干涉中內政，是否算一條原則，艾奇遜沒有說，大概不算罷。

白皮書的邏輯，就是這樣。看完白皮書序言的全文，就可以證實這一項高明邏輯的。(

新華社北平三十日電)

新華社社論

六評白皮書

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美國資產階級發言人艾奇遜，不但因為艾奇遜明確地供認了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的這樣一種事實，使得中國的先進分子有證據地去說服落後分子。不是麼，你看，艾奇遜自己招認了，最近數年的這一場使得幾百萬中國人喪失生命的大血戰，是美國帝國主義有計劃地組織成功的。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又不但因為艾奇遜公開宣稱他們要招喚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分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人的注意，大家紛紛不要上美國人的當，到處警戒帝國主義在暗地裏進行的陰謀活動。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還因為艾奇遜胡謔了一大篇中國近代史，而艾奇遜的歷史觀點正是中國知識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觀點，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唯一的一歷史觀。駁斥了艾奇遜，就有可能使得廣大的中國人獲得打開眼界的利益。對於那些抱着和艾奇遜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觀點的人們，則可能是更加有益處的。

艾奇遜胡謔的中國近代史是什麼呢？他首先試圖從中國的經濟狀況和思想狀況去說明中

國革命之發生。在這裡他講了許多的神話。

艾奇遜說：「中國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紀中增加了一倍，因此對於中國成爲一種不堪重負的壓力。每一個中國政府必須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到現在爲止，沒有一個政府成功。國民黨企圖用制定許多土地改革法令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這些法律中有的失敗了，另外的則遭忽視。國民黨政府今日所面臨的難境，大部分正是因爲它不能以充分的糧食供給中國。中共宣傳的大部分，就是由他們將解決土地問題的謬言所組成」。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很有點像。人口太多了，飯少了，發生革命，國民黨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共產黨也不見得能解決這個問題。「到現在爲止，沒有一個政府成功」。

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太多的原故麼？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於人口太多麼？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麼？美國一百七十七年來的反英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麼？艾奇遜的歷史知識等於零，他連美國獨立宣言也沒有讀過。華盛頓、傑佛遜們之所以舉行反英革命，是因爲英國人壓迫和剝削美國人，而不是什麼美國人口過剩。中國人民歷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爲這些封建朝廷壓迫和剝削人民，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俄國人所以舉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爲俄皇和俄國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而不是什麼人口過剩，因爲蘇聯迄今還是土地多過人口很遠的。外蒙古土地那麼廣大，人口那麼稀少，照艾奇遜的道理是不能設想會發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已發生了。

按照艾奇遜的說法，中國是毫無出路的，人口有了四萬萬七千五百萬，是一種「不堪重負的壓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總之是不得了。艾奇遜在這裡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這個希望他沒有說出來，而被許多美國新聞記者經常透露出來，這就是所謂中國共產黨解決不了自己的經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只有靠美國的麵粉，即是說變為美國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辛亥革命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滿清廷朝，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北伐戰爭為什麼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是因為蔣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國主義，成了壓迫和剝削中國人的反革命首領。

「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政府成功」麼？西北、華北、東北、華東各個解決了土地問題的老解放區，難道還有如同艾奇遜所說那樣的「吃飯問題」存在麼？美國在中國的偵探或所謂觀察家是不不少的，為什麼連這件事也沒有探出來呢？上海等處的失業問題即吃飯問題，完全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殘酷無情的壓迫和剝削的結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幾年工夫，就可以和華北、東北等處一樣完全解決失業即吃飯問題。

中國人口廣大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像馬爾薩斯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斥得乾乾淨淨，而且已被革命後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

完全廢斥。根據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對於國民黨的舊工作人員，只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跡昭著的分分子，一概予以維持，不要裁減。十分困難時，飯勻着吃，房子擠着住。已被裁減而生活無着者，收回成命，給以飯吃。國民黨軍起義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則，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動分子，只要悔罪，亦須給以生活出路。

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廢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衆多、物產豐、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西方的衝擊」，這是艾奇遜解釋中國革命所以發生的第二個原因。艾奇遜說：「三千餘年以來，中國發展他們自己的高度的文化與文明；多半未受外來勢力的影響。甚至受武力征服之後，中國人還往往能在最殘酷壓并同化侵入者。因此，他們自然會自視爲世界中心以及文明人的最高表現。在十九世紀中葉，這座中國的孤立的到那時爲止一直不能通過的牆，被西方突破了。這些外來者帶來一種進取性，獨一無二的西方技術發展和一種爲以前的外國侵入者所未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一部分因爲這些性質，一部分因爲滿清統治的衰微，西方人不但沒有被中國同化，反而爲中國人介紹新觀念。這些新觀念，在刺激騷亂和不安方面，佔了一種重要位置」。

命。

在不明事理的中國人看來，艾奇遜說的很有點像。西方的新觀念輸入了中國，引起了革命。觀念可以引起革命，這是典型的歷史唯心論。

革什麼人的命呢？「因為滿清統制的衰微」，向弱點進攻，是革滿清的命了。艾奇遜在這裏說了謊。辛亥革命是革帝國主義的命。中國人所以要革滿清的命，是因為滿清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對英國侵略的鴉片戰爭，反對英法聯軍侵略的戰爭，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滿清朝廷的太平天國戰爭，反對法國侵略的戰爭，反對日本侵略的戰爭，反對八國聯軍侵略的戰爭，都失敗了，於是再有反對帝國主義走狗滿清朝廷的辛亥革命，這就是到辛亥為止的近代中國史。艾奇遜所說的「西方的衝擊」是什麼呢？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一八四八年）中所說的「西方資產階級按照自己面貌用野蠻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在這個衝擊或改造過程中，西方資產階級需要買辦和熟習西方習慣的奴才，不得不允許中國這一類國家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開辦學校和派遣留學生，「為中國人介紹新觀念」。隨着也就產生了中國這類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和懂得現代技術的無產階級。同時並使農民破產，造成了廣大的半無產階級。這樣，西方資產階級就在東方造成了兩類人，一類是少數人，這就是為西方資產階級即帝國主義服務的洋奴，一類是多數人，這就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從這些階級出身的革命知識分子。所有這些，都是帝國主義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從這些人發生的。不是什麼單純的西方思想的輸入引起了騷亂，而

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這個反抗運動中，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即從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到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前夜，共計七十多年中，中國人沒有什麼思想武器可以抗禦帝國主義。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文化打了敗仗了，抵不住，宣告破產了。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國主義的老家即對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禦列強，內建民國。但是和封建主義文化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陣下來，宣告破產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產生了共產黨了，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總之是從此以後，中國改換了方向。

艾奇遜是帝國主義政府的發言人，他當然一個字也不願意提到帝國主義。他將帝國主義的侵略，說成：「外來者帶來了一種進取性」。看呵，多麼美麗的名稱：「進取性」。中國人學了這種「進取性」，不是進取到英國或美國去，只是引起了自己的「騷亂」，你在自己國土上將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命。可惜沒有一次成功，都給「進取性」的發明人即帝國主義敗了。於是掉轉頭去學別的東西，很奇怪，果然一學就靈。

「中國共產黨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蘇聯革命的觀念形態下組織的」。艾奇遜說對了。這個觀念形態不是別的，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觀念形態，和艾奇遜所說的對方資產階

級的「爲以前的外國侵入者所未曾帶入中國的高度文化」相比較，不知要高出幾多倍。其明徵大驗，就是和中國舊的封建主義文化相比較，可以被艾奇遜稱做「高度文化」的那種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一連是中國人民學會了的馬列主義文化，即科學的社會革命論，就要打敗他。登中國人民學會了的科學的社會革命新文化，第一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北洋軍閥，第二仗打敗了帝國主義的又一名走狗蔣介石在兩萬五千里長征路上的圍圍，第三仗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汪精衛，第四仗是蔣介石結果了美國和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統治及其走狗蔣介石等一切反動派。

馬列主義的在中國的作用，是國爲中國社會革命帶了這種需要，是因爲中國社會革命的需要，是因爲在中國長所學了。然而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對於中國社會革命帶了不利的影響，是相反的。一觀心形態，如果不承認社會革命的需要，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那社會革命學中所學，便是最好的方法，即是馬列主義，也是沒有用的。我們是反對馬列主義的歷史唯物論者。非常奇怪，「蘇聯的理論與實際」對於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原則，尤其是經濟方面和黨的組織方面，有相當的影響」。被艾奇遜所做觀的西方的「高度文化」，對於孫中山的影響怎麼樣呢？艾奇遜沒有說。孫先生曾經從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中尋找救國真理，結果是失望，轉而「以俄爲師」，這是一個偶然事件嗎？顯然不是。孫先生和他所代表的書難的中國人民，一齊被「西方的衝擊」所激怒，下決心「聯俄聯共」，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拚命當然不是偶然的，在這裏，艾奇遜不敢說蔣聯人

是帝國主義侵略者，孫中山是向侵略者學習。那麼，好了，孫中山可以向蘇聯人學習，而蘇聯人並非帝國主義侵略者，為什麼孫中山的繼承者，孫中山死後的中國人，就不可以向蘇聯人學習呢？為什麼孫中山以外的中國人從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學了科學社會革命理論。並使之和中國的特點相結合，發動了中國的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創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就叫做「受蘇聯的控製」。「共產國際的第五縱隊」，「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呢？世上有這些荒唐的邏輯嗎？

自從中國人學了馬列主義即所謂的「社會革命論」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自殺而轉入主動。從這一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見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中國的中國人從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獲得了並正在繼續獲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經濟、政治、民族、精神方面的新生命，已經超越所謂資本主義世界。比之美國、英國、日本、蘇聯之流，他們對於現代中國和現代世界的認識水平，就在中國人民海陸空軍的一個普通戰士以下。

因此為止，我曾經以一個普通高級大學教授講述無聊謬論的姿態，向人表示他在無聊中國轉變的過去關係。中國人對於發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南方思想的開放，你信不信，他是一個開明論者。抄下去，他通過這無聊的偽造的哲學論也不見了，出現了一大堆荒謬，其妙的事變。中國人就是那幾種原因的互相爭權奪利和猜疑仇恨。因爭權奪利的精神方面的對比，發生了莫明其妙的變化，一方極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另一方極度上升，升到極高。

的程及 什麼原因呢？誰也不知道——這就是美國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邏輯。欲知其詳，且待分解。（新華社北平九月十六日電）

艾奇遜致杜魯門信全文

新華社編譯：八月五日，美國國務院發表題爲「中美關係」的白皮書。時，及插了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給杜魯門的信。這封信的要點已在本書八、十二日亦在國日的中央社中分寄過。已引起了中國各界人民的廣泛的同情和反應。現在本報特將了這封信的英文全文，特譯出以供各界討論美國對華政策的參考。

爲這封信的開頭。我已編纂好我們對華關係的紀錄，尤其着重過去的五十年。這個紀錄已予公佈，且可此將到達美國國會與美國人民手中。這個編纂品雖極爲簡潔，但它只能包括中美關係的一個比較小的部份。自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後，中美關係官牽涉到政府許多部門和機構。那戰時期間的紀錄，紀錄的範圍，在許多方面已經完成。由於目前一般人之密切注意中國目前問題，我特別需要整理這戰時期間的紀錄。財政部、國防部、自衛的憲法和其總管方面的信件一完全之及新稿。才於最近這個紀錄。以前就已指示那些官員寫寫這紀錄文件的人提供一個紀錄，這紀錄在說明在這些期間決定我對華政策與反應執行這個政策的顯著的事實。這是一於一個偉大的國家一生在不愉快時期中極難獲勝的問題的理自紀錄。而對於這一個大國，美國早就有着極密交高的聯繫。沒有一個可用的項目，因爲其中含有批評我們的政策的語言或可能成爲將來遭受批評的基礎，而把它省略掉。我們制度固有夠力量，是政府對

於有識見又經批評的輿論之感應。正是此種有識見又好批評的輿論，是極權政府不論右派或共產黨所不能忍受且不能寬容的。

基本原則

美國人民與政府對中國的關切可以在我們的歷史上追溯到很遠的時期。儘管距離及背景上的廣泛差異，英國和美國結盟，但結合中美兩民族的宗教上、慈善事業上以及文化上的聯繫，使他們對遠東的注意。這種友誼是可以用許多年來種種事實予以證實的。諸如利用庚子賠款所建立的學校，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廢除治外法權，以及戰時和戰後的廣泛的援助等。這個紀錄證明美國始終維持著現在依然維持對華外交政策的各種基本原則，包括門戶開放主義，尊重中國的行政和領土的完整以及反對任何外國控制中國等。在這些紀錄紀錄時，為尊重事實起見，以致必須公佈種種事實，因而揭露該國不幸的局面。這實在是一件遺憾的事。然而我們不認為由於這種種原因可以中止公佈。閱讀這個紀錄時應當注意到各項事件發生的環境，例如：我們必須記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部過程中，在打敗德國和意大利的努力中，我們是和蘇聯結成同盟的，並且我們當前的政策的主要的目的，便是要在戰爭之進行具有真正價值的時候使蘇聯參加對日本之戰爭。在這時期，對軍事的考慮自然是要超越對所有其他問題之考慮。我們在追求這迫切的目的，便是擊敗共同的敵人，并保全我們希士以及我們東方的生命，中國人包括在內。如果我們循從任何其他的

基本政策

正在此時，美國對華各報，正準備基本問題！不干涉中國內政以及支持中國之統一與領土完整——這些了行矣，也——也與盟國對日戰爭之基本利害衝突。到一九四三年與一九四四年，看此種情形，除中國人能把比較大的統一對日作戰努力前利益放在他們的內政利益之上，中國的抗戰將完全無效，日本將能夠在對日戰爭結果遠未分明之前，在中國與美國間買賣土地，作爲保衛和人力。在此種情形之下，並鑒於最有力從事戰爭——中國的利益，與一個自己的利益，都同樣懸於此戰爭中——的最高需要，政策的傳統觀念，不得不適應一個新的外部的局勢。

珍珠港事件後，我們橫濱——在一九四一年在租借法下所開始的軍事經濟援助計劃。這個計劃（或叫大東方計劃）（一）是去援助中國政府與盟國，助在這世界規模的戰爭中，使中國與盟國能更有效地作戰，（二）是援助中國與盟國，當時所有中國的港口都已受敵人佔領。雖然如此，這些援助是極其巨大的。

國際經濟合作會

國際經濟合作會，是美國政府與盟國政府代表——軍事與經濟方面的——不久就發現如前所說過的，美國與盟國在軍事與經濟方面，不但在軍事上、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和

精神上。美國軍事界外交官的報告透露，他們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間，愈來愈深信政府與國民黨顯然已失掉在抗戰初期使他們贏得人民忠誠的十字軍精神，據許多觀察家的意見，他們已經墮落腐敗，爭奪地位權力，腐爛美國為他們贏得戰爭，保留他們自己在國內的無上地位。當然，中國政府一向是一黨政府，而不是在西方意義下之民主政府。戰爭的壓力與緊張，現在已把這種腐敗墮落已有兩個自由分子，而強與過去軍閥無異的動份子的橫柄。中國民衆對政府的信心也幾近於消失了。

在我們看來，顯然只有一個問題是人民對政府、新民主黨對中國政府，不能有效和日合作戰。美國官員曾屢次把他們對這種腐敗的報告轉給蔣委員長注意，他也曾一再保證戰爭以糾正。可是蔣對少數顧問並未相信，仍持方針端正，他還對國內外的那些腐敗的逆耳忠告的中國官員。若干美國觀察家（本面附皇的紀錄中凡引用了他們的報告）除了歸咎中國中央政府這種腐敗對作戰必有影響外，他們還闕切國民黨的這種情況愈下步影響到它最後與中共政治或軍事的合作，他們在一九四三年及一九四四年便決心國民黨政府應如此使自已脫離人民，以改注戰後戰爭並力會證明它竟無力能維持其權力。儘管如此，我們為了顯見的理由，仍舊繼續傾全力援助國民政府。

當然，這是聯合從事對納粹德國之戰，美國尚產生某種程度之合作的時期。羅斯福總統決計儘力把這種在戰火中繼續與的合作延續到最後。舉世人民既厭倦於戰爭的暴行、恐怖和墮落，也有此願望。一直到戰後數年中，才證明世界同盟中一大盟友，若果過去確實為之。

現在似已不再追求這個目標了。

赫爾利

一九四四年赫爾利少將被羅伯遜總統派赴莫斯科時，他發覺國民政府即中共雙方都具有他所認為的一種意願，願藉開他們之間的歧見共同合作努力。為此，他們也會不斷作過零星的嘗試。

前此及後此，斯大林元帥都會向赫爾利將進進退退，察其真偽亦石為首領的國民政府外，蘇聯無意承認任何在華的政府。可以注意者是，六月間俄軍中曾具發一個時期，斯大林元帥曾向美國官員重申這意思。他雖說這在事實上不中用，但美國官員據此而要求俄軍東進。斯大林所表示的這種情緒，包入一九四五年的中蘇條約中。

雅爾塔

由於蘇聯的戰時合作及代價高昂的對日戰爭，遂產生了雅爾塔協定。美國政府與人民都以異常焦灼的心情等待（此處漏抄八十字），以二百萬美國兵死傷的代價，方可把日本征服。那時原子彈還未成事實，若不作此攻擊，遼東戰事無結束可能，如何使蘇聯能在最早可能時日參加對日之戰，使滿洲日軍不致在俄軍圍攻而回國，便成了美國政府當務之急了。美國政府不僅認為蘇聯參戰在所必需，並且必須在動情進攻日本前加入。我們已決定一九四五年秋天進攻。

斯大林元帥在雅爾塔不僅願意在歐戰勝利後二三月內遣返日本，並且將其國境恢復原狀，「實質上只限於一九零四年以前俄國在那裏所佔有的地位；在我們這方面，爲了取得這一承諾使戰爭得以結束，以拯救美國、中國及其他盟邦人民的生命，準備而且付出了這筆必要的代價。可是在這方面有兩個事實不可忽略，第一，在蘇聯戰後果真參加對日之戰時，則在任何情形下，它都可能佔據該到的一切領土以至多得多的領土，而不管我們的態度如何；第二，蘇聯方面，在由雅爾塔協議而生的中蘇條約中，同意給中國國民政府以道義及物資的支援，且予他們不干涉中國內政的保證以正式形式。後來雖因日本抵抗的崩潰出人意外的早，使雅爾塔協定中若干條款看來無必要，但就當時所預測的戰爭過程看，則這些條款不僅合理而且顯然是有利的。雅爾塔協定及隨之而來的中蘇條約，雖出於軍事必需，但事實上對蘇聯在任何情況下能夠採取的行動加以限制。

爲了軍事安全的理由，也僅是爲了這些理由，美國政府認爲若與國民政府商雅爾塔協定事宜，或立刻把協定條款通知重慶都太危險。那時我們正進行着太平洋戰爭，覺得若在這時把秘密情報拍往國民政府首都，有幾乎立即被日本人得到的嚴重危險。因此，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沒有理由去招惹與安全有關的危險。直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五日，才授權赫爾將軍把這個協定通知蔣介石。

中蘇條約

一九四五年七月，中蘇兩國遵依雅爾塔會議上蘇聯同意和國民黨中國簽訂友好同盟條約的協議，開始在莫斯科談判。談判過程中，美國覺得須提醒雙方締結該約的目的是實行雅爾塔協定——不多也不少——以及蘇聯的若干提議已超過協定條款。該條約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簽訂，國民黨中國和美國都普遍表示滿意，認為蘇聯接受了對其在華活動的確切保證，並承諾一切援助不給予中共。可是是年九月十日，我們駐莫斯科的大使館却警告我們不要過份相信蘇聯會遵守該條約的精神和字面。蘇聯政府以後在滿洲的舉動充分證明這個警告具有理由。

美國戰後政策

和平未臨時，美國面臨下列對華可能之三種抉擇：（一）完全擺脫；（二）大規模的在軍事方面加以干涉，援助國民黨擊毀共黨；（三）一方面援助國民黨，儘可能廣大的在中國確立其權力；一方面努力使雙方得一妥協，以避免內戰。第一途，我相信那時美國的民意也如此感到，無異在我們從事有助的堅定努力前，放棄了我們的國際責任與我們對華傳統的友好政策。第二途，在理論上和回顧起來可能吸人心目，却是完全不能實行的。大戰前的十年當中，國民黨沒有能力摧毀共黨。大戰後，如前所述，國民黨的力量業已削弱，意志消沉，且不得民心。國民黨文武官員在自日本手中收復之地區中的舉止，已使國民黨迅速地在這些區域中喪失了人民的支持和聲望。在他方面，共產黨的力量則較它過去任何時期為強大，且

已控有華北的大部份。由於國民黨部隊的無效能，這點後來可（編者按：此處漏掉數字）出來。也許只有靠美國的軍力才能逐走共黨，美國人民顯然不會認可我們軍隊在一九四五年或以後肩負如此巨大的義務。我們因此走到了第三途，在這條政策途徑上，我們面對形勢的事實，企圖協助擬定一個可避免內戰、但又可保持甚至增加國民政府勢力的暫時性的協定。

和平談判

一如紀錄所示，在赫爾利將軍使華以前，中國國民政府本身已經採取步驟，以便和共產黨獲致一個可行的協議。早在一九四三年九月，蔣委員長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致詞時便說，我們應該清晰地認識共產黨問題是一個純政治問題，而應該以政治的方式加以解決。其後他曾數次重申這一觀點。政府與共產黨代表之間商討軍事合作與民政問題的綜合性談判，於一九四四年五月在西安開始。後來從一九四四年八月到一九四五年九月，赫爾利大使應兩方面的邀請參加協助。談判間斷地繼續進行一年半之久，終沒有獲得最後的結果。最後在赫爾利大使離華以後，馬歇爾元帥來華以前，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獲得了一串對於各基本點的綜合性協議。然而同時，雙方武裝部隊的衝突有增無已，並危害協議的執行，除非談判能夠很快的得到成功的結論，普遍內戰的危險是十分急迫的。正是在這種情形之下，馬歇爾元帥於一九四五年底首途使華。

雙重目地

如自皮書第五、第六兩章中關於馬歇爾使華以及其後幾年的事實敘述所示，我們當日的政策是受着兩個目的策動的。一個目的是在政府總趨於穩定並沿着民主的途徑進步的條件下，使中國得到和平；另一個目的是使民主國民政府在中國盡可能廣大的地區上建立它的權威。事實證明，第一個目的由於雙方都不願意它成功，以致是不能實現的。在中共，他們拒不接受將削弱他們一貫堅持的目的——集中全國——之自由的條件；在國民黨方面，因為他們總懸一個錯覺，而不顧及美國軍用代表迭次所作的相反建議。這個錯覺便是他們可以用武力摧毀共產黨。

然而援助國民政府的第二個目的，則是從制縱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年所力予推行的。國民政府是一個友邦已經獲得承認的政府，我們的友誼以及我們根據國際法的權利，都要我們以援助給予政府而不給予企圖傾覆與推翻此一政府的共產黨。我們援助國民黨控制下的中國的程度，詳見本函所附紀錄中的五、六、七、八各章，勿誤在此贅述。在一九四五年直到一九四八年初秋，國民政府在人力與軍備上對於共產黨具有顯著的優勢，的確，在那一時期之內，很大一部份由於我們在運輸、武裝和補給上給予他們的部隊的援助，他們遂能推廣其控制及於華北和滿洲的一大部份，直到馬歇爾將軍於一九四七年初離開中國的時候，國民黨在軍事上的成就和領域的擴張才顯然地停滯不前。然而其後一年半的事實顯示，他們的表面上力量是虛幻的，他們的勝利是建立在沙土上的。

滿洲的危機

危機發展於滿洲的四週，該處是俄國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傳統焦點。斯大林元帥曾在多次場合確切表示，他期望國民政府來接收滿洲的統治權。在一九四六年元月二十日的停戰協定內，中共同意爲了恢復中國在滿洲的主權，政府的部隊開入滿洲，按照這一諒解美國運送了相當龐大的政府部隊到滿洲進口的各港口。在此以前，蔣軍官表示一項願望，即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內撤出滿洲。可是又應中國政府的請求，多留了兩三個月。當蘇軍真正開始撤退的時候，國民政府發現自己有着漫長的交通綫，有限的火車車輛和不够充分的部隊，這些部隊實不足以及時接收撤退下來的地區，以阻止已經佔領着鄉村的中共部隊的進入。當共產黨進入之時，他們得到了日本關東軍留下的大量物資，這些東西，是蘇軍方便地加以「放棄」的。爲了應付這一局面，國民政府發動了一連串軍事行動，將其所據有的界限推進到松花江。在這些軍事行動將告結束的時候，國民政府在華北境內也開始了戰事行動，終於把共產黨佔領的區域予以縮緊。

馬歇爾

一九四六年春，馬歇爾元帥企圖恢復和平，這種努力歷時幾個月之久。在這種努力的過程中，一連串好似永無底止的建議案和反建議案相繼提出。這些建議對於軍事行動幾乎毫無影響，而且也沒有獲致政治的解決。在這些談判當中，馬歇爾元帥顯示出他無限的忍耐力和

機智以及爲了達到協議而不惜一試再試的意願。然而他逐漸深信，兩黨間時斷時續達二十年之久而領袖人物始終一樣的內爭，已造成個人間如此深刻的怨恨與無心調和的歧異，以致使達到協議成爲不可能，猜忌和缺乏信任已經無法彌救，馬氏於是相信雙方僅是爲了爭取時間，爲了爭取軍事地位而施用計謀以及暫時迎合他們所認爲的美國人的願望。馬歇爾元帥最後獲得結論，他赴華的目的沒有實現的希望，雖然在實際上馬歇爾元帥在一九四六年秋撤回了他協助和平解決內戰的努力，但他仍然在中國，直到一九四七年元月政府和共產黨之間爭論的焦點之一，曾是召開國民大會爲中國製訂一部新憲法，並結束訓政時期和一黨專政時期的問題。共產黨拒絕參加國民大會，除非軍事問題先行解決，蔣委員長則決定國民大會應予召開，計劃應予實施。在一九四六年的最後幾個月當中，馬歇爾元帥希望，他的留在中國，將鼓勵中國非共產黨區域的自由分子，較過去有力地發揮他們的力量並對反動分子和黷武分子所實施的專制發空一種發酵的作用，馬歇爾元帥留在中國，直到國民大會完成了他的工作。

雖然擬議中的政府新體制似乎是令人滿意的。然證據提示，力量的對比甚少改變。

在告別的聲明中，馬歇爾元帥宣佈終止他的協助中國恢復國內和平的努力。他認爲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間根深蒂固的互相猜疑，是求問題之解決的最大障礙。他明白表示，拯救中國的機會是操在中國人自己的手中，並表明新被採納的憲法雖爲一個民主的中國制訂出它的體制，但雙方在實際上所採取的實施辦法，將是一個具有決定性的考驗。他呼籲對野的自由分子出面領導，認爲這是團結與和平之路。嘗發明了這一最後的聲嘶力竭之後，他便回到華府，

於一九四七年元月就任國務卿新的任命。

魏德邁報告

由於急迫災禍的跡象增多，總統於一九四七年七月份依照國務卿的建議，訓令魏德邁中將前往考察中國的局勢，並提出建議。在魏德邁將軍於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九日提出的報告中，他建議美國繼續并擴大其援助國民黨中國之政策，但應基於下列幾個條件：一、中國將其要求援助的請求告知聯合國；二、中國要求聯合國促成滿洲的停戰，並請求將滿洲置於五強監督之下；三、中國應利用其本身的資源，改革其財政，政府與軍隊，並在軍事與經濟方面，延用美國顧問人員。魏德邁將軍的報告，充分認識到共產黨統治全部中國的危險，並對國民政府的各項問題表示同情，不過他列舉了一大串的改革建議，在他看起來，如果國民政府要復興它自己，那麼這些改革都是必要的。

我們決定，在那個時候公佈一個主張把中國一部分從國民政府的統治之下分割出來，並將那一部分置於一個包括蘇聯在內的國際機構之下的建議，是沒有什麼裨益的。在本函所附的紀錄內，關於魏德邁將軍討論中國局勢的報告有一部分的全文見第六章附件。

中國國民政府失敗的原因，在所附紀錄中有相當詳盡的敘述。這些失敗都不是美援的不充分造成的。我們在中國軍事觀察家會報告說，國軍正具有決定性的一九四八年內，沒有一次較佳的失敗是由於缺乏武器或彈藥。事實上，我們的觀察家於戰爭初期在重慶所觀察出

的腐敗的現象，已經使國民黨的抵抗力遭受致命的削弱。它的領袖們對於他們所遭遇的危機已經證明是無力應付的。它的部隊已經喪失了鬥志，它已經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共產黨則通過一種嚴酷的紀律和瘋狂的熱忱，企圖使人民相信他們實為人民的保護者和解放者。國民黨的部隊已無需別人來擊敗他們，他們已自行瓦解。歷史一再證明，一個對自己失去了信心的政權和一個沒有士氣的軍隊，是經不起戰鬥的考驗的。本紀錄顯然不講把中國共產黨在這些年頭內的全部歷史和發展作同樣詳盡的敘述，主要原因是我們雖和國民政府有着正常的外交關係，自從我們駐在他們的領域內的各個代表獲得大量報告的方便，但我們和共產黨之間的直接接觸則主要只限於赫爾利將軍和馬歇爾元帥的調處努力。

敦促成立各黨政府

我們政府充分察及中共各領袖在理想上是和莫斯科繫在一起的，然而鑒於中國當日所存在的勢均力敵的局面，我們的政府認為只有在完成某些條件時，和平方能建立起來。國民黨必須把內部加以整頓，雙方必須讓步，以使中國政府能够名符其實的成爲全中國的政府，并因而使各黨派可在立憲的政府體制之內從事活動。國內的和平和憲政的發展，都要求這個面臨着實行武裝叛亂的強大反對黨的一黨政府進步爲一個有一切黨派包括溫和的非共黨分子參加的真正全國性的政府體制。

國民黨野心太大

這種條件沒有一個實現。國共雙方領袖間的互不信任證明太根深蒂固了，雖然有着臨時性的停戰以及進行顯然很有希望的談判，但仍不可能獲得最後的協議。此外，國民黨并於一九四六年不顧馬歇爾元帥的警告而發動了一個野心太大的軍事行動。馬歇爾警告說，這種行動不僅會導致失敗，而且會使中國陷入經濟的混亂中，最後並將摧毀掉國民政府。馬歇爾元帥指出，雖然國民黨部隊能夠在一個時期內攻佔共產黨佔領下的城市，但他們不能摧毀共產黨的軍隊。因此國民黨部隊的每一推進，都將使他們的交通綫暴露於共產黨游擊隊之下，並被迫撤退或者連同美國所供給的軍火投降。沒有一個對軍事情況的估量，比這更完全地為後來發生的事實所證實。

美 援

然而無論在和平或戰爭時期，美國對中國人民都維持着友誼與援助的傳統政策。自從對日勝利後，美國政府以贈予和借貸的方式給予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中國的援助總數約達二十億美元，這個數字在價值上等於中國政府金錢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同時，就該政府的預算方面言，比例地較戰後美國對其他任何國家的援助數量為大。除這些贈予和貸借外，美國政府曾以大量的軍用與民用之戰時剩餘物資賣給中國政府，其採買原價總值在十億美元以上，而通過協議，美國政府僅取得二億三千二百萬美元。然而自從對日勝利以來，美國供給中國軍隊的軍需品之大部分，因為國民黨領袖們在軍事上之愚昧，他們的叛變投降和他們的部隊

之喪失國志，而落入中共手中。有人願請再拿比較少數的援助——軍事的與經濟的——給予國民政府，能使國民政府消滅中國的共產主義。美國政府所獲得的最可信賴的軍事經濟和政治報告，並不證實此種見解的得當。

現實的評價

中國的情況（過去的與未來的），導致一種結論，即美國所能走的唯一的另一條路，是為一個已經失掉它的人民的信心的政府進行全面干涉。此種干涉需要化費甚至比迄今為止無效果地用去的錢還要多的費用，需要由美國軍官指揮國民政府的軍隊，並可能由美國武裝部隊——陸、海、空、——參加，因發生戰事。如此範圍和廣度的干涉，勢將引起中國人民羣衆的憤慨，完全違反我們的傳統政策，並將受到美國人民的譴責。

最嚴重的困難

必須坦白承認，美國的援助中國人民抵制受任何外國或若干外國控制的政策，現在已面臨最嚴重的困難。中國的腹地已在共產黨人手中，共黨領袖已捨棄他們中國的遺產，而且已公開宣佈他們附從於一個強國——蘇聯。這個強國在過去十五年來，在沙皇統治下，或在共黨統治下，都一樣的十分嚴謹地努力於擴充他在遠東的控制權，在不久的過去，外國之企圖控制中國在中國人民看來，很清楚的只是外來的侵略，因此就遭到難厲的而於最後終獲成功的抵抗。我們的援助與鼓勵，會幫助他們抵抗。但是在這一次，外國的控制遮掩在一個廣大

的熱烈運動的外表後面，這個運動顯然在許多中國人看來是完全本地的和民族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的援助一直無效。

不幸的但亦無法逃避的事實，是中國內戰的不祥結果為美國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國在他能力的合理限度以內，所曾經做過或能够做的都不能改變這個結果。美國所未做的對於這個結果也沒有影響。這是中國內部勢力的產品，這些勢力，美國亦曾試圖加以影響，但不能有效。中國國內已經達到了一種定局，縱即這個定局只是因為未盡責的結果。

現在已經非常清楚，就是我們應當面對一個事實上已存在的局勢，如果把我們的政策建基於所願望的想法，我們將不能幫助中國或我們自己。我們繼續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局面無論可能是怎樣悲慘，無論中國龐大人口中的一主要部份可能怎樣殘酷地處於為一外國帝國主義利益而效力的一個政黨的剝削之下，中國的悠久文明和民主個人主義終將再起，中國終將推翻外來的羈絆。我認為我們應當鼓勵在中國的一切發展，這些發展的現在或將來都是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而工作。

未來政策

然而在最近之將來，我們在執行我們對華友誼的傳統政策方面，必將深切地受到目前發展的影響。中國人民認識共黨政權並不為中國利益而為蘇聯利益服役的程度，以及在辯明事實之後，對這種外來統治所生的反應，都必然會影響到我們的政策。但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

，假若共黨政權服膺於蘇聯帝國主義的目的，並企圖從事侵略中國的鄰邦，則我們和聯合國其他會員國勢必遵照一種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原則，並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局面。

同時，我們的政策將總與我們自己之真誠尊重憲章，我們之對華友誼，我們之傳統的
支持門戶開放及中國獨立領土主權完整為基礎。

美國反動陣營對白皮書的喧嘩

美國白皮書在美國反動陣營中所引起的分歧和喧嘩，顯示美國對華政策過去和現在都存在着兩個派別：一派是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集團及其擁護者，另一派則是其反對者。兩派的根本方針是相劑的，即侵略和干涉中國，支持中國反動派別以反對中國人民，但在實現這個方針的具體步驟與方法上，兩派存在着若干分歧。

國務院反對派責備國務院政策對於支持中國反動派兩不足。他們的中心論點是：蔣介石是對的，美國政府是錯了，現在不應當援白皮書，而應以積極的軍事行動來繼續援助蔣介石。例如共和黨參議員勃里奇就說：「白皮書主要是企圖辯護國務院的錯誤。政府寧願失去一個大陸，而不願失去一點面子。中國戰爭顯然是在華盛頓而不是在中國打敗的」。勃里奇認為，美國政府現在的任務，應是頌揚和援助國民黨政府，而不應加以侮辱。民主黨參議員麥卡倫說：中國的險惡局面是國務院外交政策的結果。

在衆院八月十七日辯論軍事援外法案時，周以德，伏爾斯，洛奇等三個衆議員即聯名提出一個修正案，猛烈抨擊美國政府援歐「太多太快」和援蔣「太少太慢」的政策，要求在軍事援外撥款中以兩億美援的數目，繼續支援國民黨陸軍作戰。在這個修正案於十八日衆議院多數派否決之後，反動派的四個參議員——共和黨的勃里奇，惠利，諾蘭和民主黨麥卡倫又

於二十一日聯名發表聲明，斥譴白皮書是國務院的政策的可恥粉飾，要求立即給國民黨政府以充分的援助。

這些反動分子宣稱美國政府的失策是沒有給蔣介石以更多的援助，沒有更大規模地更直接地參加中國的內戰。紐約基督教先驅報主筆保林說：「如果我們兩年前聽從了魏德邁的報告，沒有把他壓下去，共產黨就佔領不了上海」。這些天真的空談家們裝作不知道：美國政府對魏德邁報告中關於援助國民黨反動派計劃的大部分其實都已確實行了。艾奇遜在其致杜魯門的信中又承認，國民黨軍隊「在具有決定性的一九四八年內，沒有一次戰役的失敗是由於缺乏武器彈藥」。美國政府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援助，唯一沒有做的就是大規模地、直接地作戰。這並非美國主義不願意這樣做，艾奇遜曾說過這是「吸人必目」的，但是，外強中乾的美帝國主義不能這樣做，它看到自己如果這樣做，就必然會在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的反對之下被直落接地打敗。艾奇遜避免提及打敗仗的前途，只是說：「全爾干涉需要化費更多的金錢，甚至比迄今為止無效地用去的錢還要多，需要由美國軍官指揮國民政府軍隊，並可能由美國武裝隊——陸海空軍——參加，因而發生的戰爭是如此範圍和廣度的干涉、勢將引起中國人民的憤慨，並將受到美國人民的譴責。」

對於這點，美國軍事冒險的煽動家們顯然對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之流忠鬱得多。美國右袖托拉維爾的代言人米契爾透露了這些冒險分子的狂妄計劃，他列舉了援助有「足夠的控測保證」的國民黨政府的要點：（一）組織「志願飛虎隊」，加上美國資助和裝

備的軍隊與空軍裝備；(二)運送空軍基地與補助空軍，直接給國民黨軍人個人，或由美國人員嚴格監督使用；(三)運送「空軍的」美國飛機與空軍國民黨的兵工廠和工業；(四)廣泛散播污蔑蔣委員長主義的宣傳；(五)組織美國「志願隊或艦隊」，加上海上運輸隊的軍隊和裝備，參加中國內戰。

對於這種買辦計劃，美國國務院與參院委員會都不以為然。他們比較了解蔣介石集團和美國本身的國際關係。蔣委員長於六月十四日宣佈了對華人的新方針。該電訊說：中國問題唯一可能的解決辦法，似乎只有在「一國政府」與「軍事行動」的基礎上。對於這種機械的軍事行動。世界共產主義的力量都是完全反對的。蔣委員長對於「一國政府」的行動差不多一定會引起每個人都會恐懼地離開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所說的帝國主義的國際關係，蔣委員長與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相當大的一部分人懼怕立即變為現實。蔣委員長與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又寄信給蔣明。這個聲明表明美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並沒有什麼「三民主義」。

參院軍事委員會主席麥克馬斯頓在「國會」說：「蔣委員長，方向正確。」民主黨參議員約翰遜說：美國政府經過文奇通所提出的「三民主義」的辦法，總是用第五縱隊的辦法，仍給「從目前中國中找辦法」。蔣委員長與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向干涉中國內戰。「為無法形容的輕率行動。中國局勢將更趨混亂，而蔣委員長將更趨困難，如果我們在這兩個階段中加以解決，將是極為愚昧的事」。這就是說：美上層階級與文奇通聲明，並不是根本反對文奇通的直接干涉，只

是覺得「在這個階段中」這話是太「簡單」。太「愚昧而已」。

紐約先驅論壇報。對於「新階段」這話。也頗有保留。該報在六月廿七日。發表該報社論。大意是說：「美國政府最近大體上都支持上述的見解。它們一方面對蔣介石表示同情。一方面對共黨表示同情。但對蔣介石的報告——共產黨在中國內戰的勝利。勝利給西方帶來了一些困難——。蔣介石對中國「內戰」的後果不是美國所能控制」的招供；另一方面。它們又對蔣介石對地軍和地軍軍。紐約先驅論壇報說：「如果我們已經到達了一個歷史性的折衝點。那麼。只有對蔣介石對整個東方前途長遠的決策才能奏效。小的權宜之計或屬次要。但對蔣介石來說。是無用的。……我們需要「新的瞻望」。而這必須是一個很廣泛、很廣闊和很遠大的。」……

這是一個怎樣「新」的「瞻望」呢？據先驅論壇報六月廿七日電訊。「決策」就是：「(一) 抵禦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的威脅。……(二) 在中國戰場中，從朝鮮至印度，其中包括日本、菲律賓、英屬東印度、荷屬東印度、法屬印度、葡屬帝國的內陸的共產黨活動；(三) 對蔣介石對地軍和地軍的威脅。……」具體地說。美國有算鼓勵蔣可能支持中國人擺脫共產黨以「恢復中國」的「自由」的行動。這就是說，美帝國主義將加緊對蔣介石至印度各國人民的侵略，將進一步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將竭力從內部來破壞人民的新中國和整個中國的獨立。

美國國務院的支持者對這種「決策」滿懷信心。稱之為「新的瞻望」，「新階段開始的標誌」……在這一意义上，蔣介石、蔣介石、蔣介石、紐約先驅論壇報等，以及他們所支持的杜魯門

馬歇爾、司徒雷登、艾奇遜之流，都反對他們的麥卡倫、勃里奇、周以德等要惡毒毀壞。麥卡倫說：「如果我們繼續實行白皮書中所說的政策，那不久亞洲就會落入共產黨控制之下。」是的，不管美帝國主義採取什麼政策，亞洲決不是美帝國主義的亞洲，而是人民的亞洲。（新華社北平八月二十七日電）

美國務院公佈「中國的共產黨運動」

暴露美帝一貫敵視中國人民

美國國務院爲了答覆反對派的指責，在八月二十四日發表了對於白皮書的一項補充材料，題爲「中國的共產黨運動」。這是抗日戰爭末期一九四五年七月美國政府的一項重要情報。國務院。其這個情報的目的，是在向反對派證明，美國政府從未誤認中國共產黨「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因此美國政府從來沒有和中國共產黨做過朋友。但是這個情報不能不承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是政治組織最嚴密，紀律良好，具有最強大效率及建設性之團體。」因此「人民都投向共產黨一方面」，「許多中間黨派也表示出寧願與共產黨合作而不願與國民黨合作的趨勢」。情報也不能不承認，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抗日戰爭的主要領導者，而當時設在重慶的國民政府則不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甚至「國軍參加在日軍支持下攻擊共產黨」。情報寫道：「在新一軍事件以後的幾年內，國民黨控制下的重慶政府，逐漸注意到保全其軍事力量的問題，以便加強在國內的地位而對抗共產黨。由於這個目的，重慶政府便逐漸不願以其最好的部隊用於抵抗日本。自從美國參戰以後，這種情形變得特別明顯。在華東各戰區中，政府從未停止對抗共產黨。攻擊共產黨的負擔並逐漸轉移到日軍和中國偽政府軍隊的肩負上。許多重慶政府的軍隊或者國民黨的部隊甚至參加偽軍，在日本的支持下攻擊共產黨。」

。在日本於一九四四年開始在中國發動攻勢以前；在若干戰場上，政府軍和日僞軍間事實上存在着「一種休戰狀態」達若干年之久。（「情報坦白地描寫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儘管其軍事力量較中國的任何獨立政權為強，然而它已失去了大部分人民的支持。但是雖然如此，美國政府仍然「全力支持」國民黨政府，而對於中國共產黨則在抗日戰爭期間也不願建立軍事合作關係。情報表明美國政府一度參加「調處」中國內戰的動機僅僅是為着有效地支持國民黨。美國的情報竟謬地把中國人民內勝利誤稱為「蘇聯統治中國」，這顯然是美國政府用自己的帝國主義經驗，觀察世界的結果。但是美國政府承認國民黨反動政府與中國人民之間的鬥爭「聯合」着「美蘇政策的衝突」這一點並沒有說錯；因為美國國務院的政策是支持各國反動派以反對各國人民，而蘇聯的政策則是同情各國人民的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運動。

紀錄上述軍事情報要點的美國新聞處電訊全文如下：

美國新聞處華盛頓二十四日電：下列為美國一九四五年七月一項名為中國的共產黨運動的軍事情報之摘要，該項摘要已由明尼蘇達州共和黨眾議員楚德於八月二十日在此間發表。楚氏指責國務院竟而忽視此一警告。國務院艾奇遜在今日記者招待會中，對於此種指摘加以反駁。下列為國務院今日公佈之美國一九四五年軍事報告之摘要。

多 美國所有的公正觀察家，幾乎每一個都強調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是政治組織最嚴密，紀律最良好，具有最大效率及最誠實之團體。此一論調有充分的事實根據。他們的政治和軍事技巧，高度的組織力和進步的態度，使他們在中國獲得羣衆的擁護，遠非其他中國的政黨所

匪匹敵。所以在過去七年，我們兩勢力範圍日益擴張，現在這種勢力的擴張已經登峯造極。很多消息靈通的觀察家，大都認為在中國沒有一個反共的集團還抱有完全消滅共產黨的希望。某些眼光特別的觀察家更作大膽的預見稱：如果重慶反動集團繼續當政，中國共產黨的勢力將蒸蒸日上，保持最後的優勢。目前的一般趨勢，是絕對地有利於共產黨的發展。在過去兩年中，共產黨勢力的繁榮滋長，可以說是中國最顯著的發展。這種事實常常使我們若干的觀察家們提出疑問，我們是否在中國打鴨上架？從戰略方面着想，美國大可與中國共產黨成立軍事合作關係，因為中國東部大部分的領土皆在他們的政治統治之下，和他們成立官方關係亦未為不可。但是由上述各點看來，如果我們預先假定他們不是真正的一黨，才和他們打交道，未免過於天真而不着實際了（第一二一頁）。在新四軍事件以後的幾年內，國民黨控制下的重慶政府，逐漸注意到保全其軍事力量的問題，以便加強其在國內的地位而對抗共產黨。由於這個目的，重慶政府便逐漸不願以其最好的部隊用於抵抗日本。自從美國參戰以後，這種情形變得特別明顯。在華東各戰區內，政府從未停止對抗共產黨，攻擊共產黨的負擔並逐漸轉移到日軍和中國偽政府軍隊的肩負上。許多重慶政府的軍隊（不過很少是正規的中央軍）或者國民黨的部隊甚至參加偽軍，在日軍的支持下攻擊共產黨。在日本於一九四四年開始在中國發動攻勢以前，在若干戰場上，政府軍和日軍在偽軍事實上存在著一種休戰狀態。連若干年之久，山東和江蘇南的政府軍大部份都於一九四零年撤退到華南，安徽則自由區域，而僅留下少數游擊部隊在那裏，結果沿北各省的海岸，便分別陷入共產黨或日軍的控制下。

(二二二頁) 關於衝突的各種問題及其隱含的美蘇政策衝突問題合在一個問題內，即中國怎樣才能成立一個爲國人所贊和中美雙方都能接受的政府。另一個問題是美國如何才能對中共實施其影響力量，而有助於中國之統一。重慶政府一如現在的組織，顯然對於中蘇友誼會成爲威脅的，它強方地懷疑着蘇聯欲經由中央而統治中國。這種看法也許是對的，也許是不對的。對於這個問題的私人意見很分歧，不過依照過去中蘇關係的記載，殊不能證明蘇聯無意統治中國。因此，如果重慶政府不能與其蘇聯實行妥協，而國民政府不能夠代表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黨派，則蘇聯將要求重慶政府，而在中國政府一個共產黨無權的政府，這和蘇聯對波蘭及其他東歐國家的政策是相合的。同時，觀於蘇之關係有另一個相當普遍的看法，即如果國共之間如無法妥協，則在日本失敗後，甚至在日本失敗以前，將造成中國大規模的內戰。美國對這種妥協有自覺是顯而易見的。由於這種看法，中國各政黨間的團結，顯然就是中國問題獲得解決的關鍵(第二三七、二三八、二三九頁)。以全力支持重慶政府，而不附帶任何條件，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我們所正面臨着的一個局面，是我們必須由承認的，如我們在中國所支持的一個政府，儘管其軍事力量在中國尚有任何或可爲戰，餘則它已失去了大部份國民的支持。中共今天對國民黨政府治造成一個極大的挑戰，自從國民黨於一九二八年成立國民政府以來，從來沒有遭遇到過長大的挑戰。毛澤東最近所一舉在延安所舉行的監察評論國民黨可能發動一個對其重慶政府之挑戰；而我們南方黨派則在統一戰線的關係，蔣介石尚不能在目前中消滅我們，何須疑懼。一個所謂無條件的對內，而對蘇聯政府之挑戰。

